

新加坡

华文文艺

谢克



EP 教育出版社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新加坡華文文藝

謝元著



教育出版社出版

1911-12-13



洪天賜教授捐贈

新加坡華文文藝

謝克 著



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顯峰對峙圖

潘世榮文

李廣德



中國美術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目 录

一九七一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1
一九七二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11
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华文小说	23
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30
一九七四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37
一九七五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45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	50
后记	67



一九七一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从个别作者出版的单行本的数量来看，一九七一年的文艺界，的确比一九七〇年沉寂，很难使人对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前途抱乐观的态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看到了爱好文艺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各大专、中学的写作风气越来越盛，学生文艺写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又对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前途充满着信心。

向关心新加坡华文文艺的人士报导每年文艺界的活动和出版概况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一篇专门报导学生文艺活动的文字。我不敢说我对学生文艺活动情况很了解，不过，由於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有机会看到学生文艺写作者的稿件，同时又很留意各校的出版物，这一篇报导一九七一年新加坡学生文艺活动的文字，或许能给有意了解新加坡学生文艺的人士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就我所知，除了中正中学的《湖声》、德明中学的《艺林》经已停刊，一年来，继续出版和创刊的学校刊物，有下列十四种：

1. 《北斗》，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一九六九年十月创刊，八月份出版的第三期，是该学会主办的「一九七〇年度全校小说创作比赛」特辑，一共容纳了八篇入选的作品：曾桂英的《网》、卢桂霞的《剖》、小青的《阳光普照》、阳子的《爱·努力·忍耐》、村汉的《雾》、悝星的《祝福》、荒原的《最后的审判》以及孤波的《意外》。八篇小说中，有一半是以学校生活为背景，题材並不新鲜，写作技巧也没有什么特出的表现，可取的是，作品的内容都很有现实

意义。

2. 《旱雷》，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一九七〇年八月创刊，今年只出版第四期，容纳的文艺稿件不多，只有几篇散文和杂文。

3. 《激风》，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一九七〇年七月创刊，十六开本，今年出版了第四、五、六期，内容除了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寓言、报告文学，也容纳了一些历史、经济、哲学的论著。有一部份稿件是由校外的作者执笔。

4. 《新时代》，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出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创刊，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五期。正如「创刊词」上所说，这是一本「科学工艺又是文艺的综合性」刊物。除了工艺学院的同学，《新时代》也转载和容纳了一些外稿。由第三期开始，该刊辟有《中学生》版，刊登一些中学生的作品。为了纪念中国作家鲁迅先生逝世卅五周年，《新时代》第五期出版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卅五周年专辑」。

5. 《文絮》，师资训练学院文艺研究会出版，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创刊，第二期本年一月份才在市面上出现。二十八开本，文字占五十二版，内容有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杂文、寓言、评论，共四十篇作品。题材多描述童年、学校、农村的生活。作者有：辛白、林一飞、莘莘、逸川等。

6. 《绿野》，黄埔中学文学研究会出版，一九七〇年九月创刊，十六开本，第二期於四月间出版，内容包括十三篇小说、三个独幕剧、十八首诗、卅一篇散文和杂文，除了几首短诗出自教师的手笔，其他的都是同学们的作品。更难得的是，这本厚达六十几页的纯文艺刊物，全部是创作，没有一篇译稿。

7. 《艺澜》，华侨中学华语文学学会出版，一九六九年三月创刊，第二期开始，由原来的三十开本改为十六开本。今年七月份出版的第三期，一共容纳了十篇小说、十首诗、两个剧本和十一篇散文和杂文。

8. 《德新园地》，德新中学出版，一九六八年创刊，十六开本，

内容以议论文为主，也容纳了一部份文艺稿件。本年度只出版了第六和第七两期。

9. 《大智文艺》，大智中学出版，一九七〇年八月创刊，十六开本，文字占廿二页，今年九月出版了第二期，内容有小说、散文、杂感、诗歌，一共卅几篇作品，其中有好几篇是该校教师的稿件。

10. 《文晖》，笃德中学语文学会出版，七月创刊，十六开本，有华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华文部份占二十一页，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感，一共三十一篇作品。

11. 《文风》，立化中学中文学会出版，一九六九年创刊，第四期於今年八月份出版，十六开本，文字占五十四页，一共容纳了四十篇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独幕剧、寓言、杂感、读书报告等。其中彭悠儿的独幕剧《卓老师》、新苗的诗《瘡痞士！滚回去》、泳程的小说《兄弟俩》，都写得不错。由该校中文学会高初中组会员调查，薛依云、锺佐基整理的《阅读与写作调查报告》，是一篇帮助我们了解该校学生阅读风气的资料。

12. 《学文》，公教中学文艺研究会出版，一九六六年三月创刊，今年出版了第十四、十五两期。第十五期是该校文艺研究会成立五周年纪念特辑，内容除了小说、散文、诗歌、作家介绍，也刊登了一些翻译稿件和教师的作品。

13. 《文苑》，圣公会中学文苑学社出版，今年内看到的只有第六期，十六开本，文字占四十多版，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古典文学研究等，一共三十几篇作品，其中有一部份是教师的稿件。

14. 《焦点》，义安工艺学院商学会出版，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创刊，三十开本，文艺的稿件只有三几篇，水准也不高。

除了上列十四种学校出版的刊物，一年来，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青年文艺》，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少年园地》，民报的《学园》，华文中学教师会的《南洋教育》的《文艺》版，《知识报》，《蓝白领月刊》，《狮岛青年》，《新加坡月刊》的《新青年》版，教育部出

版的《展望》月刊，《学生报》，一些毕业特刊以及由一批在籍的学生和刚离校的青年合办的文艺刊物《旭阳》，都容纳了不少学生文艺稿件，其中不少是有一定水准的。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一年来，更为立道中学、武吉班让中学、南侨女中、礼逊中学、育英中学、笃德中学、实能工艺中学、立化中学、德兰中学、德能中学、裕廊中学、培立中学、圣公会中学、柏盛中学、海星女中、依布拉欣中学、实勤中学、光洋中学、德明混合中学、新民中学、德贤以及端蒙等二十几间中学，出版了个别学校学生文艺作品专号。八月五日及十月廿八日，《学府春秋》又出版了《学生新诗专号》和《大专学生新诗专号》，介绍了光洋中学、华侨中学、永康中学、新民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工艺学院、师资训练学院二十几位同学的诗作。教育部出版的《展望》月刊，为了鼓励新的写作人，也先后拨出版位，刊出了初级学院、圣公会中学、黄埔中学、中正中学、大智中学、培立中学和圣约翰黄昏中学的学生文艺作品专号。

至於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的学生文艺作者，南洋大学有寒川、村汉、尤今、瑶岗、端木舟、寒羽、水翎、若火等。寒川曾与蓝平昌合著诗集《火中的诗》，又於一九七〇年十月，出版了一本诗集《红睡莲》；村汉也出版过一本《新园集》。尤今除了在《学府春秋》发表了一系列的《读诗小札》，也在华文中学教师会的《南洋教育》的《文艺》版写了一些描写云南园景物的散文。瑶岗在南洋商报《青年文艺》上发表的《云南园散草》，文笔简练，虽然每则只有短短的几百个字，却洋溢着云南园的泥土气息。

新加坡大学的潜龙，先后在《学府春秋》发表了不少散文，内容多半是描述学校生活，文笔很流畅，概括力也很强。这里引录的是潜龙在第一四九期的《学府春秋》发表的一篇题为《又是一个最后一天》的散文开头的一段：

「套句陈旧的俗语，光阴过得实在快，瞬息间，东北风已给我们换

上第二个年头了。

回首去年今夕，尚处在『水深火热』的境界中，让会考锁住了青春的欢笑，桎梏了凌空的思潮，羁勒在丛书中，满脑子装的都是陈旧腐朽的材料。每天除了睡觉用餐外，大部份的时光都与书本为伍，偶而午夜梦迴，作了一场对考试不利的噩梦，醒来时除捏了一把冷汗外，尚耿耿於怀，以致终日闷瞢不已，精神恍惚，患得患失，几导致精神溃崩症，今思之，餘悸犹存。

更可笑的是，忽然觉得自己不可信了，脑细胞如无主孤魂，乃欲借助神佛之力，送我上青云。但神佛之多，又不知何处为归皈，故每赴考场前，乃分别向上帝、阿拉、我佛求援。有的同学更於考前求神问佛，看是否平步青云，什么科学头脑，阿波罗已征服月球，在这时已抛诸九霄云外。」

另外两位诗作者，一位是和杜雷、寒川、冰翎、晨阳、凌濛合著《山岗的脚步》的谢冰凝，一位是水菱。水菱在《学府春秋》发表了不少诗，他的诗句浅白，简短有力，他有一首题为《歌星乐》的讽刺诗写得很不错：

我是晶晶

香港 宝岛

谁没听过我的名字

今日受邀请

前来狮岛

驻唱在大歌厅

才到贵境

就受到热烈欢迎
记者先生围上来
问个不停

姑且做个顺水人情
送上高帽几顶
贵国好风景
处处树木一片青
今日受邀前来真荣幸
最令人感动的是
歌迷朋友的热情

记者先生听了好不高兴
第二天报上尽是好评
玉女歌星
美丽又年轻
歌声似银铃
真是出谷黄莺



从此大歌厅
天天满座
听众多得像苍蝇
一曲唱罢
掌声四起
震动整个大歌厅
如此热情
真使人吃惊

演唱期完
启程返国
临行机场留影
假作依依不舍之情
心里却暗暗庆幸
名利双收
不虚此行

这不是一些到我国来「献艺」的「海外艺人」的写照吗？

工艺学院的田浪、李敏，也时有诗作在《学府春秋》和其他副刊出现。这两位作者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憎分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寄予同情，将那些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傢伙恨入骨。田浪的讽刺诗也写得很不错，他的一首题为《我们的家庭真福气》的讽刺诗，比起专写人家看了莫名其妙的「讽刺诗人」的作品，是高明得多了。

师资训练学院也有一批文艺作者，比较常见的有：辛白、林文锦、林一飞、晓晞、莘莘。其中辛白最多产，已发表的诗、散文、小说，数量相当可观。辛白的诗，技巧不错，就是内容不够积极。晓晞也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

中正中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出现了不少文艺写作者，谢克、周燦、苗芒、陈凡、杜红、原甸、史可扬、黄应良、林琼，这些现在大家熟悉的文艺写作者，都是在中正中学唸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报章投稿。而当时中正中学出版的文艺刊物《学文》和《汇流》，也很受学生界欢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学文》和《汇流》都停了刊，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才又出版另一本文艺刊物《湖声》，可是《湖声》的寿命很短，只出了三期便停下来。最近一年来，常在《学府春秋》和其他副刊写稿的中正中学总校和分校的同学有：潘爱莲（朵拉）、张曦娜（弥漫）、苏立成、穿云燕、离离草等。潘爱莲和

张曦娜都写了不少反映中学生生活的散文和小说。

和中正中学一样，华侨中学在六十年代的写作风气也很盛，拥有一批文艺作者，如宋雅、丁彦（林臻）、麦青、罗林、莽原等。近一两年来，华侨中学又有好几位新的写作人出现，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同窗集》和今年三月出版的《山岗的脚步》，就是这批新人的作品合集。其他的作者有：盼晓、林长风等。

育英中学过去写作的风气，虽然不能和中正、华中相比，也培养了好几位文艺写作者，征雁、谢明、梅拉，都是育英中学毕业的。目前的一些新人，比较常见的名字有雅尔、雪秋、朝铃（门东草）等几位。雅尔和雪秋，都有写作才华，也写得很勤，可惜作品的内容，受了港、台灰色作家的影响，过於消极。朝铃写得不多，作品的内容却比较充实。

立化中学有两位在写作上很努力的作者，一位是写诗的新苗，一位是写散文的粲粲，他们都很注意作品的内容，文笔也相当流畅。新苗写过一首题为《谁拿她当摇钱树》的诗：

是谁？

是谁拿她当摇钱树

为什么？

为什么年纪才五、六岁

脸上竟涂脂抹粉

还大摇大摆

在大庭广众面前

高喊「爱你一万倍」

是谁？

是谁夺去她的纯洁

为什么？

为什么年纪还轻轻

就大谈恋爱经
唱什么「心上人」
你为何离我而去
你不该把我抛弃……

我不信，我不信
她会懂得什么叫爱情
她的样子多天真多可爱
她应该坐在课堂里
听着老师讲故事
和小朋友们玩捉迷藏
一起唱支好听的歌儿



可是今晚啊
她不是唱「小白鸽」
不是唱「我骑上小马车」
她唱着爱情的歌
把喉咙嘶喊得快破了

我不信，我不信
所有台下的人
你们的神经都麻木了吗？
怎么不连声抗议
是谁拿她当摇钱树？
是谁夺去她宝贵的青春？

题材很现实，一个初中的学生，能写出这样的诗，是非常难得的。
引起我对黄埔中学文艺作者的注意，是该校的文艺刊物《绿野》

出版以后的事。在黄埔中学的文艺作者中，曹毅是写作能力最强的一位，诗、散文、小说，这些不同的文学样式，她都尝试过，也都写得不错。曹毅在贫穷的农村长大，所以她描写农村生活的散文都很有亲切感。其他写得不错的文艺作者有：欣欣（沁沁）、庄水金、蔡玉石等。

光洋中学的潘正镭，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作者，除了《学府春秋》，他也经常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文艺园地》和其他的报刊杂志，发表诗、散文和小说。

此外，义安学院的淮岩、公教中学的沈冲、圣公会中学的黄树荣、陈秀梅、司徒玉萍、捷丝，华义中学的四剑客、筠筠、钦之，国家初级学院的黄小雷、吴赐苏、闲逸、嘉嘉、莫英，成教局的张漠、李鸿清，永康中学的陈来水，德新中学的彭玲儿，德明中学的悠雁，德贤中学的零多，南洋女中的横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

以上所述，是一九七一年新加坡学生文艺的大略情况，虽然这些学生作品，水准参差不整，有的很成熟，有的尚幼稚，但是对这一批被繁重的学校课业压得几乎喘不过气，却还有兴趣写作的同学，我们是不能要求过高，而应该给予鼓励的。我们坚信，只要他们肯虚心学习，勤于写作，在往后的日子里，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的。

愿爱好文艺的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七日）

一九七二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虽然功课很繁重，被压得气喘喘；虽然作业堆积如山，天天做不完；可是同学们对文艺的爱好并没有受到影响，写作的热忱也不会因此而降低——爱好文艺和喜欢写作的同学一年比一年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这是令人鼓舞的。

一年来，虽然有些学校刊物停止出版，却也有新的学校刊物面世；可喜的是，停刊了一年的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艺林》、中正中学的《湖声》、德能政府华文中学的《星座》，今年都相继复了刊。

翻开收集的资料，统计一下一年来学校出版的文艺性和综合性刊物，共有十种：

1. 《新生》，三月创刊，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今年内出了两期，是一份十六开本的综合性刊物。由于该刊公开征稿，很难分别那一些是外稿，那一些是同学们的作品。杂文和长诗多，是《新生》的特色；杂文版《冷风热语》容纳了不少精悍泼辣的杂文，其他主要的作品有铁笔的《电线走火》（报告文学）、横戈的《石山的故事》（叙事诗）、红木的《我的曾祖母一百岁》（叙事诗）、陈霜月的《渔港杂事诗》、小滩的《阿民的故事》（叙事诗）等。

2. 《文海》，十月创刊，育英中学出版，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十二开本，文字占八十多版，一共容纳了四十几篇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历史和地理的论文等。文艺作品有二十五篇，是该校校友及在籍同学的创作。可零的《那嚼香口糖的傢伙》、雅尔的《一件

小事》、朝铃的《孩子，别哭吧！》、黎简茵的《下场》、向阳的《拾荒者》、程淑兰的《蓝色的生日》、于龙的《芳邻》、念山的《让生活灿烂无比》，文笔和写作技巧都很老练，只是这些作品都先后在报章副刊上发表过，并非新作。

3. 《艺林》（第五期），德明政府华文中文学研究会出版，二十八开本，文字占四十版，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作者有宁强、林丽辉、江一帆、悠雁、海竹、陈元、锺菊芬、陈昭娣等。

4. 《湖声》（第四期），中正中学文学会出版。二十八开本，文字占八十多版，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一共五十几篇作品。杂文版《湖畔人语》，刊登了十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其中理灵的《谈谈〈拍马屁〉》、果然的《虚伪与矛盾》、李斌的《杂感》、默流的《漫谈〈求学〉》、逸流的《〈言〉与〈行〉》，文笔很犀利，也相当泼辣。张曦娜的小说《漫漫长路》、琳昭萍的小说《虹》、小浪浪的《小品一束》，也有一定水准。

5. 《文苑》（第七期），圣公会中学文苑学社出版，十六开本，除三首诗、一篇散文是该校教师的作品，两篇翻译小说，其他四十几篇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是该校同学的创作。

6. 《大智文艺》（第三期），大智中学文学会出版，十六开本，文字占二十五版，内容有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不少是该校教师的作品，至于学生写的，都是一些《我的家庭》、《植物园游记》、《我最喜欢吃的水果》之类的作文。

7. 《艺澜》（第四期），华侨中学中华语文学会出版，一共容纳了五十几篇作品，有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评论和剧本。多是抒发个人情怀及描写男女恋爱之作，比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有秦非的散文《生活小战士》、陈文兴及高浪的诗《路》和《一位修河工人》。

8. 《学文》，公教中学文学研究会出版，今年出版了十六和十七两期。二十开本，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古典文学评介、人物介绍、时事论文、美术作品等，除了该校师生的作品，也刊登了几篇

友校同学的习作，以及转载台湾作者江森和余光中的翻译作品。

9. 《星座》（第二期），德能政府华文中学文学会出版，二十开本，文字占八十版，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古典文学评介、作家介绍、音乐与美术评论等。並辟有第二语文专栏，给该校英文部同学发表习作，也有部份教师的创作和翻译作品。

10. 《晨曦》（第三期），国家初级学院出版，十六开本，全书八十多版，华文及英文作品各占一半，华文部份有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论文等。有几篇小说写得很生动，尤其是闲逸的《那一段日子》、禾央的《他，还能有前途吗？》、幼的《晴朗的天》，不会比发表在一些副刊的作品逊色。而朱景定的两幕剧《毁灭》，何惠禄、若辉、李辉的《晨》、《太阳的组诗》、《自由底呼声》，题材也很现实。

此外，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师资训练学院的一群爱好文艺的同学，合办了一份文艺刊物《岛屿季刊》（出版两期）；国家初级学院、中正中学、光洋中学的几位写作同学，出版了一份《驼铃报》（出版两期）；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青年文艺》，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少年园地》，民报的《学园》，民众报的《学园》，华文中学教师会的《南洋教育》，教育部出版的《展望》，《新加坡月刊》，《知识报》，《学生报》，以及一些学校的年刊、毕业特刊，也刊登了不少学生文艺作品。

一年来，最受文艺界注意的，是几个团体为鼓励在籍同学创作而举办的文艺创作比赛。

反应最热烈的是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这项比赛分为公开与中学两组，成绩於八月间揭晓，以下是中学组优胜者的名单：

• 小说组 •

第一名：胡俊莲（圣公会中学：《崩》。）

第二名：张曦娜（中正中学：《某种成长的过程》。）

第三名：李宁强（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围月以内》。）

优胜奖：

张忠信（武吉班让中学：《唱不完的悲歌》。）

周燕芳（华义中学：《谜》。）

姚忠光（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两个阿申》。）

庄水金（黄埔中学：《前途》。）

卢玉全（华侨中学：《傻仔》。）

• 戏剧组 •

张忠信（武吉班让中学：《富贵之家》。）

李成利（华侨中学：《罚拳》。）

• 散文组 •

第一名：薛依云（立化政府华文中学：《青山之外》。）

第二名：吴赐苏（国家初级学院：《别后知多少》。）

第三名：锺佐基（立化政府华文中学：《奋斗四年》。）

优胜奖：

符史瀛（华侨中学：《在深沉的夜里》。）

梁居莲（南洋女中：《那一段多彩的日子》。）

殷素芳（南侨女中：《愿我能有一次的壮游》。）

潘正镭（国家初级学院：《去吧！阿林》。）

许洁莹（南洋女中：《忆·我爱》。）

• 诗歌组 •

第一名：潘正镭（国家初级学院：《花曲》。）

第二名：白全成（新民中学：《筍之歌》。）

第三名：陈雅菁（国家初级学院：《啊，那远去的童年》。）

优胜奖：

蔡雅笛（中正中学：《巴基斯坦》。）

吴赐苏（国家初级学院：《理想就是奋斗的目标》。）

陈来水（国家初级学院：《泪，笑不出花——一个老乞丐的心声》。）

李宁强（德明政府华文中学：《无语的一刹那》。）

陈孝仁（成教局：《暮色》。）

而在公开组中，获得散文第一名《执起教鞭的日子》的作者王慧娥、获得散文优胜奖《当我们再见的时候》的作者吴赐苏、诗歌组第一名《铺路》的作者吴启基（吴垠）、第二名《神话》的作者余火德，小说组优胜奖《电发女郎》的作者张漪等，也都是在籍的学生。

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为庆祝国际书籍节，也委托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举办「大专学生短篇小说比赛」，优胜者：

第一名：为君乐（南洋大学：《无法寄出去的信》。）

第二名：千叶子（南洋大学：《飘》。）

第三名：李敏（新加坡工艺学院：《醒》。）

我国驻比利时大使何日华之夫人李廉凤为提高本地文艺创作水准，並纪念其先慈罗步歌女士，委托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举办的「罗步歌文艺创作奖」，成绩如下：

• 小说组 •

第一名：阳子（南洋大学：《白菊十五岁》。）

第二名：李敏（新加坡工艺学院：《赌》。）

第三名：马铁（新加坡工艺学院：《重见阳光的时候》。）

• 散文组 •

第一名：林锦（师资训练学院：《母亲与我》。）

第二名：辛白（师资训练学院：《斗室鲜花》。）

第三名：赖淑敏（南洋大学：《山颠水湄忆童年》。）

参加这三项比赛入选作品，除了阳子的《白菊十五岁》发表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胡俊莲的《崩》发表在圣公会中学一九七二年度的年刊，其他的似乎还没有发表过。听说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准备出版专辑，可是到这一篇报导文字交稿时，我们还没有看到，看样子，是要等到一九七三年才能和读者见面了。

此外，南洋商报、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教师总会联合主办的「

一九七二年全国中小学华文写作比赛」、华文中学教师会主办的「全国中学生翻译（中英互译）比赛」、岛屿文化社主办的「全国大专中学时事论文创作比赛」、星洲日报主办的「新加坡全国中小學生剪报作文比赛」，虽然跟文艺毫无关系，但这些比赛的举行，对喜爱写作的同学，是有一定的鼓励作用的。

写得比较勤，经常有作品在各报副刊及杂志上发表的学生文艺作者，人数不算少，尤其是南洋大学，今年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吴心眉、悠雁，育英中学的雅尔、雪秋，中正中学的苏蔓，获得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诗歌第一名的吴启基（吴垠），获得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公开组散文第一名的王慧娥，立化政府华文中学的沈壁浩，华侨中学的盼晓等都投入了云南园的怀抱；而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和一本诗集的巫汉明、诗集《晨城》的作者流川、《天朗》的作者贺兰宁，也离开了他们原有的教师职位，进入云南园深造，加强了南洋大学的写作阵容。

在南洋大学的写作同学当中，邱顶文和赖淑敏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两位。

邱顶文在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唸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若火等笔名在各报副刊发表诗作，进入云南园之后，他改用守林及其他的笔名，写了相当多描述云南园的学习生活，和歌颂云南园的景物及温馨的友谊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他的写作态度认真，作品的内容也很充实，是一位难得的作者。

赖淑敏获得了本年度「罗步歌文艺创作奖」散文组第三名，从她在《学府春秋》及其他副刊发表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有写作才华的作者。她的文笔很简练，发表在《学府春秋》上的《第十九扇门外》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夜。风好大，暮地里醒来，芳华已失落。而韶光是一双巨手，拒我於那绿绿的门外。」

十七岁是一个缀梦的年龄，十八岁是，十九也是，二十却不！我；已然跨出门楣，想要缩我脚步，厚厚重重的门扇砰然关上，差点儿摔着脚跟。像被遗弃的浪儿，掠一掠发梢，我遂傲然上路。

『吹面不寒杨柳风』，怎么我却如此哆嗦着？千万刃冰刀欲割我成酱……。

从缝隙里，风企图吹开我的心窗；吹乱我千万缕发丝，『剪不断，理还乱』，我遂狠挥剪，克擦，克擦，挥落满地愁丝。『我欲乘风归去』，但不是这时候。

『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春天吗？不在第十九扇门外。」

一个十九岁的学生，能写出这样优美的散文是不容易的，如果作者多注意一下作品的内容，相信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批同学努力之下，文艺的花朵必将开遍云南园，为我们的文艺园地带来了更多有生活气息的作品。

新加坡大学的谢冰凝，去年曾和他的中学同窗杜雷、寒川、冰翎、晨阳、凌濛合著了一本《山岗的脚步》，今年六月，他的第一本诗集《横鞭集》面世，出版这本书，他在《写在〈横鞭集〉之后》说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让我不成熟的作品和写作界的朋友见见面，彼此切磋，对我不无好处。第二是想消除一些朋友的错觉。事缘一位不相识的仁兄，与我开了一个大玩笑，用了一个和我的不值钱的小名音同的笔名，舞文弄墨，写了一些『时而淡如水，时而烈如火』的诗歌，累到我汗流浹背，原有的神经衰弱症又复发了，关心我的朋友也在捏冷汗。要我逐家登门解释不是易事，因此我决定把近来的诗作印成集子，这么一来，朋友的错觉可以云消雾散了。」

《横鞭集》列为岛屿丛书之二，三十二开本，全书四十三页，一共收集了二十首诗，内容有歌颂武吉知马山的《山河随想曲》，有怀念母校的《忆山岗》，有追悼故友的《吊友》，有反映驳运工人、拾

荒老人、印度苦力的生活的《生活组诗》。题材不能说不广泛，但是所写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不够深入；作品的思想性也不强。

由圣公会中学转入新加坡大学的捷丝，是一位大家所熟悉的作者，她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和《青年文艺》，发表了不少小说，也在《学府春秋》刊登了一系列反映大学生生活的随笔。捷丝的文字很活泼，风格也很清新，加上她所写的是很多人想了解，却很少人去写的反映女大学生生活的题材，所以她的作品，使人看了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说捷丝是一位有才华的作者，一点儿也不过份，在学生文艺作者中，写小说的本来就不多，写得好的更少了，如果继续努力，捷丝距离成为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日子是不会太长远的。

无可否认，吴赐苏也是新加坡大学写作的同学中颇为努力的一位，她在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唸书的时候，就开始投稿，一九六八年，她的一篇散文《丑小鸭的自白》，参加了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获得了优胜奖，后由国家初级学院进入新加坡大学，虽然功课很忙，却没有放下她的笔。今年，她在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中，获得了公开组散文优胜奖、中学组散文第二名及诗歌组优胜奖。在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岛屿季刊》、《驼铃报》及其他报刊杂志，也经常有她的作品出现。

假如我们有注意学生界的文艺活动，一定对潘正镭和陈来水这两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

潘正镭今年虽然才唸高中一，却有着好几年的写作历史。他在光洋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多产的、名字很响亮的作者，好多副刊和杂志都有他的作品出现。在今年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中，他的一首长诗《花曲》，获得了中学组诗歌第一名，另一篇散文《去吧！阿林》，也获得了散文组安慰奖。

除了写作，潘正镭也和他的几位写作朋友，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文艺刊物《驼铃报》。《驼铃报》今年内出版了两期，主催了一次《中学生谈文艺座谈会》，出席者有宇穆、宇风、陈牧元、丘静溪，由

江华池、黄光发担任记录。《驼铃报》的作者很多是大家所熟悉的，如吴赐苏、雅尔、弥漫、沈冲、淮岩、门东草等。听说出版之后，反应不十分理想，我不敢肯定这与《驼铃报》容纳了不少内容贫乏的作品有关，不过，《驼铃报》如果还想出版下去的话，是应该考虑一下读者的需求的。

和潘正镛的名字经常被人家连在一起谈的陈来水，今年由永康中学转入国家初级学院，他的作品产量很可观，笔名也不少，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新明日报的《新风》、《青园》，时常有他的作品发表。他的散文《泪，笑不出花——一个老乞丐的心声》，获得了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虽然他也写现代诗，但他并没有忽略作品的内容；让我们看一看陈来水发表在十一月四日第三十一期《学府春秋》上的一首题为《考试季》的诗：

日子很昏浊

在桌边打一个园盹都不可以

於是庄周走了，蝴蝶也不来

夜虽然滴落露珠

但今夜仍然是一个季节

这季节我们都曾拥有过

屈指数一数，十年

噢！不，该是十一年了

十一年寒窗窗寒不寒！

唉！管他寒不寒，这种季节

我们都希望赶快滑过，迅速转换

日子不再昏浊得可在桌边打一个园园的盹

作一个园园的梦

（梦呵！庄周也来，蝴蝶也来。

都来都来。）

我们都希望，不再拥有一个

伴有露珠滴落的

这种季节的夜。

这首诗所写的，不就是那些为了要应付考试，日以继夜的啃书啃得脸青青，巴不得考试的季节赶快过去，可以松一口气的莘莘学子的心情吗？

圣公会中学的同学，在写作上的表现也不落人后，在几位经常写作的老师鼓励和指导之下，他们有一份纯文艺刊物《文苑》，作为喜爱写作的同学发表作品的园地，但一份每年只出版一次的刊物，毕竟无法容纳太多的稿件，於是一些写得比较勤的作者，便向外发展，把稿件投给报刊杂志。

胡俊莲（吟露）是圣公会中学写作的同学中，惟一写小说的。她的短篇小说《崩》，获得了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中学组小说第一名。这篇两万字左右的小说，描写两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学生不同的遭遇，一个父亲生意失败，被母亲迫去当歌女；一个父亲在外面金屋藏娇，被母亲发觉，一气，离开了家，到托儿所去工作，后来做父亲的回心转意，这场家庭风波才告平息。

有钱的人，生活不一定幸福，没有钱的人，却可能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如小说中父亲做髹漆工人的凯生，母亲替人家洗衣服的丁蕾），是小说《崩》的主题。这个主题是正确的，但是由於作者对生活的了解不够深入，有一些情节处理得不大好。例如，当夏克丽的母亲告诉她父亲有了外遇的时候，中间忽然跳出一句：「不知那位诗人说道：『不是爱情的突逝令我们神伤，而是爱情在不知不觉中的从小径溜走了。』」使人看了莫名其妙。

不错，胡俊莲的作品有一些缺点，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她有丰富的

想像力和流畅的文笔，虽然她的作品到达成熟的阶段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对一位只有十八岁的作者，我们是不可能要求过高的，我们只希望她继续努力。

以欣的散文，虽然写的是身边琐事，却不是无病呻吟，是有感而发的，这里引录的是以欣发表在第二九〇期《学府春秋》上的一篇散文《托风，给你》的一段：

「吻岸的浪抚去了烦闷，凉凉的海风吹松了会考的枷锁，我遂变得很轻很轻，正欲随风飞起，告诉每一个人我的快乐——你苍白的脸却兀地浮现在我眼前——哦！我更要托风，带给你——我的快乐，我为什么快乐，我的眉头为什么不深锁……」

此刻，先放下你的课本和笔记；想想，以不再的青春换取一张印上黑字的白纸，值得吗？更何况，即使把青春都透支，就能确保必定『成功』吗？

所以，不要再那么过份的固执了吧，我的朋友。

当然，在某些方面，这『科学化』、『现代化』的分辨『人才』、『佣才』甚至『蠢才』的方法有它不可被否定的优点，而且，在目前，我们还无能改变它，只好升白旗；只是，不必过份固执，朋友，真的不必！

现在，看着你，我禁不住要发出感叹：你简直是机械化般的活着了。拼命的，毫无选择的吞纳那塞向你的定理、方程式，那一堆早已化为骨灰的人、事和年代。我可怜的朋友，像机械化的牛，你毫无知觉的吞下许多东西——不管它们对你将会产生什么作用，是否真对你有好处；而，机械化的，又在外力的操纵下，把你所吞进的都吐出来，然后，战战兢兢的等待另一副机器决定你的前途！

哦，朋友，我不禁为你感到悲哀。」

你也许会怀疑这不是出自一个学生的手笔，但是，这篇散文的作者，今年的的确确只有十九岁。

除了以上所提的作者，辛白今年年初在他离开师资训练学院之前，出版了一本诗集《风筝》，南洋大学的苏立成（苏蔓）、吴放澜（吴垠）、黄埔中学的曹洁萍等六位，出版了一本小说、散文和诗歌合集《菴苑集》，华侨中学的毕业同学林抗、奔鸣、文君、盼晓也出版了一本小说、散文、诗歌合集《知识道上》；其他时常有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者有师资训练学院的晓晞、芄苓、彬彬、姚潜、旭日，南洋大学的卡沁、李雯、竹听、德春、念容、二郎、菁菁、牧思、冷冷、尤今、可零、阳子，新加坡大学的潜龙、弦川，工艺学院的田浪、李敏、雅妮，初级学院的莫英、向奕、闲逸、晓白，南洋女中的蕨梓，华义政府华文中学的孤雁、四剑客，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音涛、艾绿丝、希尔、海竹，圣公会中学的陈秀梅、寒啸、小贝，海星女中的蔡萍，中正中学的穿云燕、蔡雅笛、亿豪、沈冲、张曦娜、秋馨、小浪浪，新民中学的怡红，立化政府华文中学的馨遥、翁益华、粲粲，黄埔中学的庄水金、渔帆、竹抗等。

和一九七一年比较起来，今年的学生文艺作者，不但在人数上增加了许多，就是个别作者发表的作品，在质和量上，也有显著的提高，这是令人欣喜的。

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不久之前在报林俱乐部的一个午餐会上，作了一次专题演讲。他说：「我国目前最感缺乏的是适合学生和儿童的读物，希望我们的文艺作者能多写这一类的作品。」

最能了解学生和儿童的生活的，莫过于我们的学生文艺作者；所以，我希望各校喜爱写作的同学，响应李博士的呼吁，多创作一些内容健康、反映我们刚强勇猛的下一代生活的作品。

我们盼望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有更美好的收获！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华文小说

小说是一种通过人物和故事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也是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中最容易被读者接受、最受欢迎、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作品。

正因为小说受欢迎，读者多，所以一些华文报，对小说特别重视，差不多每一家华文报，都辟有小说版，以吸引读者。

新加坡的四家华文报，也没有例外。

只是，我们四家华文报的小说版，过去所刊登的，都是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作者的武侠及低级趣味小说，看不到一篇由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作者写的反映本地现实生活的作品。

不过，最近一两年来，由於读者的需求，情形已经有了一点改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作者已开始受到重视，他们的创作小说，也陆续在各华文报的小说版上出现了。

单单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一年来发表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者的长篇、中篇及短篇小说，就有一百多篇，将近一百万字。撰稿人有一些是大家所熟悉的作者：韦晕（高浪）、方北方、丁之屏、姜凌、艾骊、原上草（沙风）、周粲、麦青、梦平、雨川、钟夏田、碧澄、南子、心砚、流川、刃鸣、孟沙、辛白、易梵、詹芜等。也有一些新人：白金、宁舟、捷丝、吴赐苏、吟露、白蝶、竹昕、张漪、舒馨、草央、尤今等。

写得最勤的是丁之屏。丁之屏是一位老作家，在战前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残梦」和一本短篇小说集《忧鬱的眼

晴》。

丁之屏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发表的一些反映小市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中，《养儿防老》给我的印象最深。

《养儿防老》描述一个叫黄老头的老人，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家乡闹水灾，没有办法生活，跑到新加坡来，抵达新加坡后，在政府工务局工作。他节食省用，到了退休的时候，积下了三、四万块钱。

黄老头有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女儿已出嫁，三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大儿子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已经出来社会做事；二儿子是一间洋行的「大财副」，讨了一个「灌满洋墨水」的媳妇；最小的儿子「出过洋，镀过金」，在一间洋行担任高级行政工作，妻子是一位教书先生。

亲友们都很羡慕他，黄老头自己也觉得几十年来的血汗没有白流，很欣慰。

退休之后，黄老头的儿子和媳妇对他很不错，既孝顺又听话，每逢星期天或假日，都争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住，还特别准备了一些他老人家喜欢吃的小菜，让他尝一尝，使黄老头高兴得淌下了眼泪。

可是，等到黄老头将他一生的积蓄分给儿子们后，儿媳们对他的态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但不像以往那么尊敬他，还时常在背后冷言冷语，骂他「老废物，只吃饭，不做工」。甚至把他当作守门的「孟加里」，把他的老伴当佣人使唤，煮饭、洗衣、抹地板，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这时，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的黄老头，才如梦初醒。他很伤心，想跟老伴搬去女儿的家住，却又怕亲友们说他依靠女婿过活，丢了儿子们的脸，结果还是噙着眼泪，继续留在他最疼爱的、认为最有出息的小儿子家里，度过凄凉的晚年。

没有一个人不是父母生养的，除非你跟黄老头三个比禽兽还不如的儿子一样，不然的话，看了这篇小说之后，没有理由不愤怒，没有理由不同情黄老头和他的老伴悲惨的遭遇。

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像黄老头一样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的人很多，对这些人，这篇小说是有着一定的教育作用的。

有三十几年的写作历史，小说集《春暖》的作者姜凌，虽然年近六十，却没有放下他的笔，一年来，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和《新年代》副刊上发表了好些以中学生及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以另一个笔名许理斯，为《新加坡月刊》和《新加坡青年》每期写一篇小说。姜凌的第二本小说集《你是纯洁的》在排印中，将由教育出版社出版。

出版过一本诗集《召唤》，又以胡牧的笔名印了一本小说集《回春曲》的范北羚，今年也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火把》。这本厚一百页左右的单行本，收集了《火把》、《离弦箭》、《被遗忘的残页》、《秦力为师》、《酒·〈迷你〉》、《两个问题》、《撕去的希望》、《指南针的故事》、《横财》、《谋杀》、《夜渡》、《采思芝先生》、《神象，仙丹和那疯女人》、《山城的雾》十四个短篇小说。作者出身新闻界，生活经验丰富，作品的取材很广泛，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有为了教育下一代而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烧作了「火把」的教育工作者，也有言行不一致，误人子弟的教育界的「害群之马」，有赌鬼，也有神棍，有拿钱倒贴「大老倌」的阔太太，也有为了沽名钓誉，剽窃别人的作品，冠上自己的名字的文抄公。

不过，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作者发表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新年代》上面的一些有国家意识的作品，特别是呼吁我们的服役青年选择军人作为终身职业的《扎实的根》，及鼓励我们的人民积极参加社会福利工作的《转移》两篇小说。

一年来，比较引人注意的新的小说作者，我知道的有白金、宁舟、捷丝、吟露、吴赐苏和尤琴等几位。

白金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我不知道，我只记得白金这个笔名，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白金的小说，大部份发表在南洋商报的《小说

天地》上，她的一个短篇小说《在白云间》，参加去年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获得了小说组第一名。

我不想在这里介绍《在白云间》这篇作品，我要向读者推荐的是作者发表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上的另一篇小说《路》。

《路》是一篇一万字左右的小说，写一个名叫富祥的青年，有一天与妻子带孩子到儿科专门医生郭秉毅的药房去看病，势利的药房女职员见他一身沾满泥迹，脚上趿着一双日本拖鞋，手指上裂痕斑斑，知道不是有钱人家，便骗说医生没有空，不给他入内，富祥非常生气，於是跟她吵了起来。

郭秉毅听了护士的报告，走了出来，一看是童年的玩伴富祥，即刻把他们请了进去，为富祥的孩子作详细的检查，发现富祥的孩子因缺乏营养，身体很虚弱，便问富祥为什么不早一点带孩子给他看。

富祥告诉郭秉毅，他在做散工，收入有限，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所以一直不敢找上门，后来想起郭秉毅小时候说过他要是做了医生，一定要为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服务，才鼓起勇气来见他。

富祥的话，使郭秉毅想起了往事。

郭秉毅的父亲是一个海员，在外地有了新欢，把他们抛弃，母亲为了养活他和妹妹，在楼梯口摆香烟摊子。有一天，秉毅的妹妹患了急性盲肠炎，因付不起医药费，医生拒绝为他妹妹医治，结果失去了性命。妹妹的死，给了郭秉毅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发誓要做一个医生，为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服务。

为了要达到愿望，郭秉毅勤力的读书，中学毕业后，荣获奖学金出国深造，经过几年的奋斗，终於成为一个著名的儿科专门医生。

回国后，郭秉毅在政府医院工作了一个时期，便自己出来开了一间药房。郭秉毅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医生，但他的名气很大，收费又高，除了有钱人家，受薪阶级和贫苦的病人，都不敢上门。

虽然郭秉毅的生意很好，入息非常可观，可是金钱弥补不了他心灵的空虚，他觉得他似乎为少数富有的病人而活着，与他要为付不起

医药费的病人服务的崇高理想背道而驰。

最后，他想起一位著名的脑部外科医生说过「最需要接受医疗的人，就是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人」的话，於是决定舍弃名利，走上一条他认为该走的光辉的道路，为那些需要他照顾而又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服务。

我们新加坡华文作家写的小说，以医生的生活为题材的並不多，写得好的更少了，白金的这一篇小说，不论是情节的处理，或是人物心理的描写，都有特出的表现，尤其难得的是这篇小说有一个很好的主题。

从南洋大学学术人员协会编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星马小说佳作选集》里宁舟的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一天零一夜》中，我们发现宁舟也和白金一样，是一位有写作才华的小说作者。宁舟还没有出版个人单行本，发表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和其他副刊上的小说，我差不多每一篇都看过，《一天零一夜》可以说是宁舟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

《一天零一夜》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名叫顾映的少女，从医生口中获悉她患了绝症，只有两个月的寿命，便向工作的公司请了病假，到圣淘沙去找她的一位女同学，准备在女同学家里住几天，再申请护照出国到她日夜梦想去的峇厘岛，顺道上金马仑高原，然后回返新加坡等待死期的来临。不料在前往圣淘沙途中，晕倒在船上，幸得青年舢舨夫康凯把她救醒，才没有性命危险。

在圣淘沙的一天一夜里，顾映和青年舢舨夫相处得很好，后来，顾映知道康凯曾经被迫将自己的屋子借给绑匪作为藏身之所，很同情他，鼓励他即刻前往报警。就在这两个青年人互相爱上的时候，警察找上门来，将康凯带走了。

故事很动人，但它的真实性，却教人怀疑。我在前面说过，宁舟有写小说的才华，文字很优美，对话非常生动，也擅於刻划人物的性格，就是内容贫乏了一点；如果宁舟能多关心一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

事情，写一些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作品，相信更受读者的欢迎。

捷丝、吟露、吴赐苏，都写得很勤，一年来发表了不少作品。这三位作者尚在求学，生活圈子不大，接触的人不多，作品的内容，都局限於大学生的生活。不过，比起去年来，这三位新人的作品，已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捷丝发表在南洋商报《小说天地》上的以《画像》为总题的描写一群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人生观的女大学生生活的七个短篇，较之一些专门重复别人的题材，没有新的内容，作品里经常出现一些古里古怪的句子，教人看了老半天还是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的作者，是高明得多了。

中篇小说《小岛醒了》的作者尤琴，目前还是南大的学生，过去几年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不过，都没有收集成书。《小岛醒了》曾於去年发表在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上，内容是「通过一个被侮辱与受损害的人物——怪仔的遭遇，写出新马以外某些地区的华人的悲惨处境，也写出青年男女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决心。」有关这本书的评论，已出现了好几篇，是一年来出版的小说中，比较受重视的一本。

一年来新加坡出版的个人小说单行本，除了以上提到的范北羚的《火把》、尤琴的《小岛醒了》，还有丁翼的《爱，在远方》、子木的《白天的月亮》、谢清的《醉了，芒草》、驼铃的《家福》等。选集则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星马小说佳作选集》和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的《查米》。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是由孟毅编选，收集了韦晕、苗秀、赵戎、絮絮、洛萍、谢克、于沫我、征雁、华庸洲、李学文、淡如、杰伦、梁夏阳、陈文察、韦西十五位作者的三十七个中篇和短篇小说。

《星马小说佳作选集》由南洋大学学术人员协会编选，收集了梅青、雅芝、宁舟、黎凯贞、蓝琦、白金、钊君、泽钦、梦平九位作者的九个短篇小说。

《查米》收集了杨朴之、克民、蓝稿（谢克）、痴玳、斯君、鸣

笏、结崖、庄稼人、铮英、克坚、黄曦十一位作者的十三篇小说，是从五十年代已故作家杏影先生主编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风》上面选出来的。

此外，顽岩、丁之屏、周燦、游刃等几篇以买卖股票为题材的小说，赵恺、艾华、修伶等发表在星洲日报的一些作品，如《放风筝》、《小妹妹出门》、《凋萎的青春》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新明日报的《青园》、《民众报》的《小说天地》、《新加坡月刊》、《电视与广播》双周刊、《新加坡青年》和一些定期及不定期的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本地作者的小说，也有一些写得很不错，只是篇幅有限，不能一一介绍。

在一些可以靠写小说生活的地区的读者看来，我们新加坡一年来所出版和已发表的小说创作的数量，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在我们这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比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更多，连稿纸也涨价，而稿费还是像二十几年前一样每千字七块钱的商业社会，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很不错了。

我们不要夸说新加坡的作者创作水准比别人高，可也不必自暴自弃，只要有发表作品的园地，只要有出版的机会，只要我们的小说作者努力，谁敢预言我们新加坡不会产生达到国际水准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占一席位，为我们的国家新加坡争光呢？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一九七三年就要结束，一九七四年即将开始，在这送旧迎新的时刻，回顾一年来新加坡的文艺界，我们很欣喜的发现，在学生文艺的队伍里，又增添了一批文艺新兵。

对喜爱文艺的青年学生来说，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的《新加坡青年》的创刊，是一个喜讯，也是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继一九六九年八月联合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主办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的「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之后，对新加坡华文文艺界的另一贡献。

《新加坡青年》四月创刊，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已出版了四期，出版人是何家良，由叶昆灿主编，内容有文艺创作，也有学术与时事论文。除了在籍学生的作品，也容纳了一些知名作者及教师的稿件。读者的反应不错，据说基本定户有七千多名，销数将近两万本。

除了《新加坡青年》，一年来出版的纯文艺和综合性刊物也不少，我知道的，有下列十一种：

1. 《新生》，综合性刊物，十六开本，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今年出了第三及第四两期。文艺稿件占大部份，主要的作品有钝朔的《鲁迅遇鬼》（故事新编）、柳松的《给诗人》（诗）、火山的《总有一天》（报告文学）、思丁的《路》（小说）等。

2. 《劲草》，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八月创刊，第二期於十月间面世，是一本十六开本的综合性刊物，文艺稿件不多，只有几首诗及几篇散文。辟有《学生园地》版，容纳一些习作。

3. 《晨曦》（第四期），国家初级学院出版，十六开本，厚一

百页左右，华文文艺稿件占六十多版。潘正镭的《花曲》（诗）、陈雅菁的《啊！那远去的童年》（诗）、陈来水的《雨落在墓山上》（诗）、石膏像的《小贝壳的梦》（散文）、绿紫素的《波比的一生》（散文）、家毅的《吾父遗下了一头猫》、徐伟的讽刺小说《我的这个下午》，以及该校校友吴赐苏的散文《别后知多少》，水准都相当高。陈来水、吴缘茵、梅子吟、陈金炎等的笔谈《建立我们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对文学批评提出不同的看法。

4. 《立化学苑》，综合性刊物，十六开本，立化中学出版。文字占五十多版，文艺的稿件，有一些写作技巧很纯熟，内容也反映了一些现实，例如任丽珍的《出路》（独幕剧）、方豪的《节》（独幕剧）、粲粲的《一棵枯树》（散文）、石秀的《西海岸五十八小时》、翁益华的《生活的悲歌》（散文）、朝晖的《我愿》（诗）、新苗的《傍晚·散步》（诗）、薛依云的《青山之外》、《〈阿娣和她的一家〉分析》等。应该提一提的是占了十一版的篇幅，由该校中文学会初中组同学整理的《〈杂志在我国〉的调查报告》。这一篇报告，对新加坡出版的和一些外地出版在新加坡销售的华文杂志的种类、销售的数量及读者的反应，都作了详细的调查，资料相当丰富，有参考价值。

5. 《文苑》，纯文艺刊物，十六开本，圣公会中学文苑学社出版，文字占三十版，一共容纳了该校师生的三十篇作品，有小说，有散文，也有诗。其中小贝的《轨道之外》（小说）、青衫客的《月夜·奎笼》（散文）、晓雨的《咀嚼苦涩——甜美后的》、武龙的《噢！星期六》，文笔一般上都不错，尤其是小贝的《轨道之外》，写得很生动。

6. 《艺林》（第六期），纯文艺刊物，二十八开本，德明政府华文学会文学研究会出版。文字占五十一版，除了三篇教师的作品，其他四篇小说、十四篇散文和九首诗，都是同学们的创作。余瑞兴、李义丰、邓绍明、鄞昌炎集体创作的小说《春暖花开》，指出同学与

同学之间，应该像兄弟姐妹一般和睦共处，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不要存有妒嫉及自私的心理，是一篇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此外，几篇获得该校文艺创作比赛入选的作品，如腾思的《生命火花始燃》、向平的《悟》、艾绿丝的《溺死在酒杯里的人》、赖淑梅的《惑》、王崇才的《随笔四则》、竹涯的《故居小忆》、彤影的《海语》、文靖的《小木桥礼赞》、潇浪的《木桥》、靖韵的《老渔夫》等，也不比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作品逊色。

7. 《绿野》（第三及第四期），纯文艺刊物，十六开本，黄埔中学出版。主要的作品，小说方面有柳依依的《破灭的希望》、莫君的《往日的罪过》、庄水金的《前途》、浮云的《亲情》、寒梅的《我们这家人》及《鸿沟》；散文方面有清溪水的《火·笑声·希望》及《工作·学习·演出》、刘慧娟的《失》及《别了·母亲》；诗歌方面有小裔的《夜的变奏曲》、渔帆的《感情》及《响雷》；剧本方面有爱慧的《周末》、冰莹的《骗》等。

8. 《文海》（第二期），综合性刊物，十六开本，育英中学出版，文艺作品有二十多篇，比较成熟的有诺弥衡的《遥远的故事》（小说）、心儿的《喂鸡的寡妇》、嘉薇的《会考前夕》（小说）、剑晓的《赏门温情》（小说）、丽君的《两姐妹》（小说）、寒星的《珍妮》（小说）、管飞鸿的《学府春秋》（小说）、少蓉的《心境》（散文）、村笛的《堕落》（诗）、旋灵的《诗与我》、牧羊人的《萍儿泪》（独幕剧）等。

9. 《学文》（十八及十九期），综合性刊物，十六开本，公教中学文学研究会出版，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旧诗词、人物介绍及专论等。作者包括该校教师、校友及在籍同学。

10. 《艺澜》（第五期），纯文艺刊物，十六开本，华侨中学中华语文学会出版。作者有符史剑、瞧星、雪玉、陈真、阿扁、约翰生等。

11. 《大智文艺》（第四期），十六开本，大智中学华文学会出

版，文字占三十四版，一共有五十多篇作品，大多数是习作；不过，也有几篇写得不错，如吴膺琳的《谈谈〈群芳谱〉中的几个人物》、吴少玲的《三只鸟》等。

至於学生文艺作者，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南洋大学的尤琴、吟露、邱顶文、吴心眉、白蝶、赖淑敏、竹昕、张漪、吴垠、苏蔓、朱德春、曾几荣、巾帼、蓝兰、念容、萝蔓萝、卡沁，新加坡大学的捷丝、吴赐苏、潜龙、绿君，教育学院的黄华，国家初级学院的苦瓜、潘正镭、陈来水、石膏像、家毅、希薇，圣尼各拉女中的甄希其，圣公会中学的小贝、寒啸、若隐、每文，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艾绿丝、竹涯，武吉班让中学的信忠，南洋女中的蓝琦、汪洋、蕨梓，立化中学的粲粲，以及慧林、向毅、笛声、子瑚、艾莎等。

尤琴、吟露、捷丝、吴赐苏的小说，我在「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华文小说」一文中已有介绍，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另外几位作者的作品。

南洋大学的白蝶，在国家初级学院念书的时候，便以另一个笔名黄小雷在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发表作品。白蝶是一位苦学生，为了继续学业，曾在建筑工地上做挑泥灰的工作。她写得很勤，虽然她需要稿费来补贴读书的费用，但她没有粗制滥造，她很注意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下面所引的一段文字里看出来：

「生在穷苦家庭里的我，能顺利完成十二年教育，不得不歌颂劳苦父亲的伟大，也不得不谢谢教育部每年颁给我的助学金。我本来应该感到满足，然后面对现实，寻找一份职业，接受生活的挑战。可是我却不能安於现状，我告诉父亲我要继续我的学业，父亲只有流泪……父亲无法供给我足够的读书费用，於是我只有靠自己，我深信半工半读也一样能完成一定的课程。为了这样，我到处寻找高薪的工作。

那天，我终於上工了，我毅然摒弃知识份子的心理，十二年的教育暂且付诸流水，拿起锄头，担起扁担，开始我的挑泥灰的工作。没有人会相信娇弱的我竟然在建筑场上飞来跃去，太阳好晒，肩头酸疼，

几经病倒。为了一天七块钱，我咬紧牙根干下去。在一个偶然的会里，我改行做木工，拜了『土博士』亚华弟弟为师傅，在师傅大力争取之下，我的日薪比以前多了一块钱，於是又加强了一份信心，相信五个月内我将有一笔可观的储蓄。

拜师其间，我非常用心学习，师傅赞我进步得快，大概可以自立了。只是我所学到的是建小洋楼的功夫。小洋楼不高，危险性不大，既使从最高处摔下来也不会死的。有一次就因一时疏忽，从十多二十呎高的地方跌下，还好只是擦伤手脚，伤还没有完全复原，我又开始做工了……」（《天亡我也》）

白蝶发表在《学府春秋》的作品，经常有人提起的，除了《天亡我也》，还有《我的师傅》、《我不能去》等。

圣尼各拉女中的甄希其，也是一位引人注意的新作者。从她发表在南洋商报《商余》上的《投稿与我》一文中，我们知道作者是在中四毕业后才开始对写作发生兴趣的。到目前为止，她发表的作品，一共有十几篇，约三万字左右。她的笔名很多，甄希其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文笔很简练，让我们看一看下列这一段文字：

「……很多人都把念大学看成是『无上光荣』的事，在我来说，读不读大学都无所谓。也许现在你很向往大学生活，想尝尝当大学生的滋味，可是一旦你成了大学生，你会觉得大学生活原来也是这样的枯燥乏味，大学生也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为那张文凭而卖命。这好比一件东西在还没有到手以前，你会觉得它很美好，你希望这件东西会属于你；於是你很热烈的去追求它，有一天你已获得它时，你慢慢的会觉得它不过尔尔，根本不值得你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追求……」

一个十几岁的学生，能写出这么流畅的文字，实在不容易。如果继续努力，我们可以肯定，作者是能够写出很好的作品来的。

国家初级学院的苦瓜，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者。苦瓜这个笔名，最近才在副刊上出现，作品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描写参加考试的学生战战兢兢的心境的《参战》，还有一篇《动物园》。

苦瓜驾驭文字的能力，与他同时出现的一些学生文艺作者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看看他怎样写动物园的动物：

「初次看见斑马，很新鲜，全身布满黑白相间的线纹，美丽夺目。旁边的池塘有两只天鹅，一黑一白，白的雪白，像棉花，真恨不得紧紧将它抱在怀里……」

犀牛的图片看得多矣，这次总算一睹庐山真面目，鼻前一只粗硬的角，据说发起怒来能撞翻一辆车，身上的皮又硬又厚，在腿上摺叠起来，用刀枪不入来形容，並不算过份……

一列围墙囚住了两头熊，它们把插在地上的木条拔起来，在泥堆中翻滚、躺卧，无视於身边人群的存在。从来听说熊是危险的食肉动物，人肉也吃，现在看来，它们的躯体並不如何高大，也不如何雄壮，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只是咀嚼咧开时，白齿森森，令人不寒而慄……」

这么简洁的文字，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恐怕也没有几个写得出来。

有一篇小说《唱不完的悲歌》参加去年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获得优胜奖的信忠，是武吉班让中学的学生，这一年来，在写作上有很好的表现，《学府春秋》、《新加坡青年》及其他刊物，时常有他的作品发表，是一位颇为努力的新作者。

新加坡大学的潜龙，以《当我们在一起》为题，写了一系列的散文，文笔很不错，不过写的都是作者小圈子里的琐事，没有什么社会意义。除非作者把文字当游戏，不想在文艺写作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否则的话，是应该注意一下作品的内容的。

南洋大学的巾幗一篇描写一个老实的推销员不幸的遭遇的小说《痛苦先生》，和另外一位南大同学惠心妮的小说《一场恶梦》，都写得不错，希望这两位作者在小说创作上继续努力。

此外，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少年园地》，新明日报的《青园》，教育部出版的《展望》，《新加

坡月刊》，《民众报》，《知识报》，以及一些学校出版的年刊、毕业特刊，也发表了不少学生文艺作品。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一九七三年度文艺创作比赛」的优胜名单中，也有好几位是在籍的学生。而南洋大学学术人员协会编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星马散文佳作选集》、新加坡青年协会出版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专辑》中，在籍学生的作品，也占了不少的篇幅。

为了鼓励儿童阅读课外书，新加坡教育部出版了一本学生习作集《我的文章》，又於十月上旬创办了一份内容适合儿童阅读的《新加坡儿童》。同时，蔡崇语政务部长宣布，教育部决定主办一项「儿童读物征文比赛」，呼吁文艺写作者踊跃参加，为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年轻一代，创作一些有新的内容，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作品。这项比赛的截稿日期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所有入选作品，将由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教育出版社总经理杨子国先生也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教育出版社将协助新加坡的作者出版文艺作品。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编的一套《中教文艺丛书》，也将由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其他的出版商都不大愿意出版本地作者的作品现阶段，教育出版社对本地作者的重视，是应该赞扬的。

我们希望教育出版社在新的一年里，出版更多本地作者的作品，也希望教育部考虑设立一项「学生文学奖」，或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学生文艺创作比赛」，将所有入选作品，印成单行本，作为对学生文艺写作者的一种鼓励。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四日）

一九七四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我国教育部为了「挽救目前新加坡儿童读物奇缺的颓势，并且鼓起成人为儿童而写作的风气」，今年年初，举办了一项「儿童读物徵文比赛」，且将所有优胜与入选的作品，编成一套「儿童读物佳作丛书」，交由教育部属下的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新加坡儿童提供了一部份健康的读物，也给一九七四年的新加坡文艺界，增添了一些热闹的气氛；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在优胜的名单里，有不少是学生文艺写作者。

我们不能否认，纸张的短缺和印刷费的提高，对这一年来学生刊物的出版，是有影响的；不过，一年来出版的学生刊物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我知道的，就有南洋大学的《新生》（第五、六期）、《北斗文艺》（第一期），新加坡大学的《劲草》（第三期至第六期），圣公会中学的《文苑》（第九期），黄埔中学的《绿野》（第五期），育英中学的《文海》（第三期），中正中学的《湖声》（第五期），公教中学的《学文》（第二十、二十一期），德能中学的《星座》等。国家初级学院为了配合该院举行的「文化周」，也油印了一本华、巫、英三种不同文字的新诗集。

这些学生刊物，有的偏重时事，有的以教师个人的作品为主，综合性的占多数，纯文艺的很少。至於作品的水準，则高低不一。可喜的是，过去在一些学生刊物上出现的无病呻吟之作，已经逐渐减少了。

圣公会中学的《文苑》，是一年来出版的学生刊物中，比较引人注意的。

莫玮玮执笔的《圣公会中学学生阅读习惯调查》，长达一万多字，颇有参考价值。

该文指出：

「对本地出版的一些较有水准的刊物，同学们似乎缺乏阅读和鼓励。由此我们不难推想为什么一些本地出版的好的刊物，往往不数期便夭折。这种情形不单单於本地杂志，一些外地出版的优良刊物，也常遭此厄运。相反地，同学们对一些水准低或缺乏阅读价值的杂志，却十分感兴趣。在功课堆积、活动繁多，本来已缺乏阅读时间的情况下，倘若再不把仅剩的一点宝贵的光阴用来阅读有益的读物，想真正由阅读尝到乐趣或由书中有所获益，恐怕是不容易的。」

这些话，是值得同学们深思的。

厚恩的短篇小说《北上火车》，写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到北马去探望生病的姨母，在北上的火车中，认识了一个叫惠明的少女，从她口中，知道她在一姓陈的人家里当女佣，因发现了主人走私的秘密，主人怕她泄露出去，要陷害她，於是逃了出来。少年对她的遭遇非常同情，便和她半途从火车上跳了下来，不料在胶林里，却被跟踪她的主人的爪牙抓了去，把她缚起来，用汽油淋在她身上，活活将她烧死；那个少年幸亏被人发现得早，才保全了性命。后来，少年到了姨母的家，得知那位被活活烧死的少女是在侦探社工作的二表姐，几乎晕了过去。

这篇作品的情节，既离奇又曲折，有点像侦探小说。可是，毕竟写的不是作者所熟悉的东西，所以很多地方出自作者的想像，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走私集团的头子忽然的在胶林出现，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厚恩到底是一位新人，我们不可能对他的作品要求过高，何况他已经能够掌握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只要肯努力，虚心学习，在写作上是会有前途的。

育英中学的《文海》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文艺稿件占了三份之二的篇幅，一共有五十几篇作品。

传子于的小说《偶尔一阵雨》，写得很不错，描述富家子爱上了一个跛脚的女孩子，遭受父母反对，最后，富家子选择了爱情，放弃了金钱和社会地位，脱离了家庭。

詹鼎飞的《谍中谍》，是一篇间谍小说，小说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一些外国的谍报人员，像翻译作品，不似创作。

刊登在中正中学的《湖声》里的两篇小说，柳西微的《忏悔记》和玉琼的《寻回的幸福》，也应该提一提。

《忏悔记》写一个叫棣梓的女孩子，十三岁母亲去世，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视她如掌上明珠，后来，母亲的妹妹蕴姨到家里来住，日子久了，便与父亲有了感情。棣梓虽然也很喜欢蕴姨，但是当她得悉父亲要跟蕴姨结婚，心里却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她偷看了父亲和蕴姨的日记，知道他们不但真心相爱，而且都很关心自己，处处为自己着想，很受感动，于是要求即将离去的蕴姨留下来做她的新妈妈。

如果有我们留意的话，对这篇小说的内容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不错，《忏悔记》的故事情节，跟在本地上演的一些电影的故事情节，是大同小异的。

重覆别人的题材，对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虽然是很平常的现象，但我们还是希望作者今后能尽量的避免。「生活是写作的泉源」，只要作者能深入生活，细心观察，是有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的。

玉琼的《寻回的幸福》，描述少女思思和父母亲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日子，后来，父亲发了财，搬进洋楼，物质享受也比过去好得多。惟一使思思不满的是父母亲都很少在家，一个忙赚钱，一个忙应酬，思思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一气，离开了家。做父母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向警察局报案，还登报找她。最后，经女佣人阿珍的劝说，思思才回了家。从此，思思的父母亲不再只顾自己，忽略了女儿；思思终于寻回了失去的幸福。

南洋大学的《新生》、《北斗文艺》，黄埔中学的《绿野》，公教中学的《学文》等，也有一些可读的作品。

除了以上提到的学生刊物，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的《新加坡青年》、教育部的《展望》、《新加坡月刊》、《知识报》、《民众报》，一年来都按期出版，容纳了不少学生的文艺稿件。我国的华文报，也接受劳工部长王邦文先生在报林俱乐部庆祝二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议，拨出更多的版位，为学生文艺写作者提供更多发表作品的园地，刊登了更多适合学生阅读的作品。

作者方面，去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小岛醒了》的南洋大学的尤琴，六月初，又出版了一本六十多页的散文集《我要阳光》。

《我要阳光》一共收集了作者「从一九七〇年到七三年间写的」十三篇散文：《十七》、《救伤》、《那茫然的一片》、《考试断想》、《小弟的教育》、《那天中午》、《铁丝网内的一群》、《波东巴西湖》、《新生活·新感受》、《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要阳光》、《寂寞》、《和平示威》。

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有被功课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的学生，有朝气蓬勃的年青小伙子，有胡里胡涂、测验卷子时常不发给学生的所谓「教育界元老」，有靠自己的劳力生活、不接受别人施舍的盲人，有工人，有农民，有小沙弥，有疯子……。

文词简朴，是一本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散文集。

在教育部主办的「儿童读物征文比赛」中，有一篇作品获得优胜奖的岚烟，於圣尼各拉女中唸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投稿，而写小说却是进入了云南园以后的事。一年来，岚烟发表了不少作品，我要向读者介绍的是岚烟刊登在《学府春秋》的短篇小说《迟了的忏悔》。

《迟了的忏悔》描述刁蛮女美萱，看到家人对父亲买回来准备给哥哥作妻子的少女月花很好，非常妒嫉，她知道月花很爱哥哥，故意在哥哥面前说月花的坏话。有一次，美萱从哥哥口中，得知哥哥只把月花当妹妹看待，根本对月花没有一点爱意，认为是一个打击月花的大好机会，於是在月花面前冷讽热嘲，故意伤害了月花的自尊心。

一天，美萱从外面回来，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建明在指导月花弹琵琶

琶，怒不可遏，把琵琶抢了过去，摔在地上，还掴了月花几巴掌，大骂月花勾引自己的男朋友。建明认为美萱简直是无理取闹，和她吵了一阵，跑掉了。这件事情发生后，美萱更把月花恨入骨。一天清早，美萱静悄悄地到厨房煮了一壶开水，走进月花房里，把开水向在熟睡中的月花头上淋了下去。结果，月花受了伤，被送进了医院。美萱知道闯了祸，很害怕，虽然父母没责备她，却不理睬她。美萱心里好难过，也很懊悔。后来，美萱听了哥哥的女同学珍妮的话，决定在月花出院后，好好的对月花。月花出院时，伤势还没有复元，整天躺在床上，美萱希望月花能原谅自己，可又没有勇气面对月花，只有在月花睡觉的时候，偷偷跑到月花的房间，站在她的睡床面前默默向她忏悔。为了弥补过失，美萱以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些布料和羊毛线，悄悄收起来，准备过些日子再送给月花；可是，有一天，当她亲自煮了一锅红葡萄，拿去给月花吃的时候，却发现月花留下一封信，自杀死了。月花的死，使美萱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由于伤心过度，她晕了过去，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此后，美萱常常站在月光下忏悔，可是已经太迟了。

小说的结构很紧凑，人物的心理描写，尤其细腻。一个初学写小说的人，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应该给予鼓励的。岚烟还有一篇小说《在轨道上》，写一隻小狗的故事，颇感动人。

新加坡大学的捷丝，是一位大家所熟悉的学生文艺写作者，这两年来，写了好多散文和小说，由于捷丝的作品表现的手法比较新，所以很引起文艺界的注意。

捷丝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每写完一篇，总要细心的看过，慢慢的修改，等到认为满意了，才拿来发表，刊登在《新年代》的短篇小说《这雾过浓》，在发表之前据说就曾经修改过好几次。

《这雾过浓》是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小说，写一个在大学唸一年级名叫云瑟灵的业馀模特儿，与一位有妇之夫相恋，不接受友人的劝告，终于演成悲剧：男的舍不得离开家庭，带着妻儿，到外地去了。她本

来在大学的功课就不太好，恋爱失败的打击，使她的成绩大受影响，结果被着令退学。之后，她到一间大酒店做公共关系员，不久，又成了职业模特儿。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姓王的男人，谁知那个姓王的男人一有了新欢，就把她抛弃了。於是，这个「心目中只有化粧品、衣饰」的模特儿，经不起一连串的打击，自杀了。

这篇小说的题材不俗，写成短篇小说似乎有点可惜，要是能把它扩大为中篇小说，同时加强作品的社会意义，相信更能发挥作者的写作才华。

捷丝也以韦西亚、李琳的笔名，在南洋商报的《文娱》版写了好些有深度的影评。

和捷丝一样，新加坡大学的另一位作者吴赐苏，也写得很勤，写作的态度也非常认真。

一年来，吴赐苏用了好几个不同的笔名，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连载了十几天的《这梦会醒》。

《这梦会醒》是一个一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写一对出生於富裕家庭的姐妹，由於阅读一位专门在作品里散布黄色毒素的女作家的「文艺小说」，受了不良的影响，思想变得灰兮兮，整天生活在幻想中，不敢面对现实。后来，经过现实的考验，这一对姐妹终於从自己所编织的「美梦」中醒了过来，发誓再也不浪费宝贵的时间去阅读那位女作家的误导读者的「文艺小说」了。

对思想幼稚、认识不清，中了港台一些作者「裹着糖衣」的「文艺小说」的黄色毒素而不自觉的读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的读者，这一篇《这梦会醒》，是有着一定的教育作用的。

吴赐苏也有一篇小说参加岛屿文化社主办的「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获得了优胜奖。

潜龙过去发表了不少散文，《信心》是她的第一篇小说。内容是写：

女大学生嘉华的父亲在一间印刷厂当书记，虽然工作经验丰富，却因没有学历，吃了大亏，所以他节食省用，把女儿送进大学唸商科，希望女儿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份高薪水的工作，为自己争一口气。天性聪慧的嘉华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三年后，大学毕业了。

嘉华的父母亲虽然思想开明，可是当他们知道大学毕了业的女儿，仍然跟在大学唸了一年便因英文成绩不好离开大学的修贤在一起，很是不满。他们以为只有高中资格的修贤，是配不上拥有大学学位的嘉华的。

嘉华的看法可不同，她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不应该以学历来衡量的，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学位头衔，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却远远超过那些拥有学位头衔者。同时，修贤与她有共同的爱好，写得一手好文章，不追逐名利，是一位很适合自己理想的对象，因此没有接受父母亲的意见，继续和修贤来往。

修贤也很爱嘉华，但他的自卑感很重，他不愿意看到那些穿着毕业礼袍、戴上方帽子的旧同学，更不愿意与那位和嘉华很谈得来的富家子克威见面，拒绝去参加嘉华的毕业典礼，后来被嘉华的真情感动，才改变了主意。嘉华在爱情上打了一次「胜仗」，也加强了她说服父母亲改变对修贤的态度的信心。

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像嘉华的父亲一样以文凭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像嘉华一样具有正确的恋爱观的女大学生相信不会很多；嘉华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的。

此外，新加坡大学的弦川，与他的四位友人，合出了一本《岛屿五人诗集》，南洋大学的白蝶、王炎、南屏、曾几荣、朱德春、卡沁、紫馨、吴垠、蓝兰、思予、凌浪、士令、小沙、薛依云、君晓，国家初级学院的冰点、石膏像、诗琳、花远、白优，华中初级学院的字铃、小艾、变质岩，圣公会中学的小贝、偶然，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施来彼，南洋女中的柳丝丝、何雪痕、芄绿、甯甯、蕨梓、心薇、艾雁，武吉班让中学的信忠、蔚蓝等，一年来在写作上都很努力，其中白蝶、

王炎、南屏、冰点、石膏像、宇铃、小贝、柳丝丝、信忠，尤有突出的表现。

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对推动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工作，一向不落人后，为了「培养青年学生读书风气，促进写作兴趣，提高语文水准，提供健康文艺读物」，决定继《中教文艺丛书》及《新加坡青年》之后出版一套《中学生文艺丛书》，第一种已定於明年初与读者见面。新加坡华校教师总会，为了「提高中小学生写作之兴趣」，也决定与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学生作品选辑》及《小学生作品选辑》。而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补充读物丛书》，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四本面世。

这是一九七四年新加坡华文文艺界的喜讯。

毫无疑问，这些丛书的出版，对学生文艺写作者，是有着一定的鼓励作用的。

蔡崇语政务部长在教育部主办的「儿童读物徵文比赛」颁奖礼上说：

「教育我们的儿童，使他们懂得怎样修身做人，增广知识见闻，以便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是我们每一个成人的天职，也是当前最重要的急务，因此，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教师，我们热爱写作的朋友，都应该拿起笔桿来，多多为我们的下一代而写作！」

希望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响应蔡部长的呼吁，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多写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使我们的文艺园地，开出了灿烂的文艺花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七五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

一九七五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比一九七四年逊色了一些，以学生文艺刊物来说，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就只有圣公会中学的《文苑》（第十期）、公教中学的《学文》（第二十二期）、黄埔中学的《绿野》（第六期）和国家初级学院的《晨曦》（第五期）四本。

《文苑》的作者，好些是大家所熟悉的，其中小贝写得最勤，文笔和技巧也不错。另一位作者望平，也时常有作品在副刊上发表，反映篮球选手生活的短篇小说《高飞》，题材颇新鲜。「书籍介绍」专栏，则介绍了李查·巴哈的《天地一沙鸥》、托玛斯·曼的《魂断威尼斯》、哥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卡缪的《异乡人》、哈代的《冷暖情天》、莫泊桑的《她的一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大仲马的《黑色鬱金香》、奥斯婷的《傲慢与偏见》、夏绿蒂·白朗特的《简爱》十部小说。

《学文》是一本综合性刊物，文艺稿件不多，比较成熟的作品有新生的童话《不愿开花的白菜》、山人的历史故事新编《成功史》和铁牛的《随笔三则》等。

第六期的《绿野》，是黄埔中学文艺创作比赛特辑，刊出了十篇小说，十首诗和三十几篇散文。

《晨曦》容纳了二十几篇作品，包括诗、散文和小说，执笔者有石膏像、诗琳、伊妮莎、远花、莹莹、赵巧梅等。

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的刊物《新加坡青年》，今年出了六期，《中学生文艺丛书》第一种《论说文》，也已面世。而该会於七月间举

行的第二次徵文，成绩已揭晓，入选的作品有十九篇，计小说五篇：《两个学生》（华中初级学院，林辉）、《我要学习再学习》（公教中学，檬檬）、《悟》（梅筠）、《谁的错》（南侨女中，许丽钊）、《爱的余晖》（圣公会中学，陈秀贞）。诗歌四首：《悲剧》（不屈）、《自航》（谢国泉）、《战士》（飞毅）、《新加坡拉在歌唱》（陈心）。散文十篇：《想飞》（中华女中，程翠珠）、《沐浴在星辉里》（中正中学，黄爱群）、《寻》（南洋女中，何灵）、《老》（黄埔中学，张普记）、《校园的怀念》（端蒙中学，蔡建才）、《傻子自传》（华义中学，郑尔玉）、《不幸的家庭》（圣尼各拉女中，无言）、《雨》（德明政府华文中学，郭瑞兰）、《教训》（军港中学，洪绍拉）。这些作品，将由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单行本，列为《中学生文艺丛书》第二种。

此外，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展望》、《新加坡月刊》、南洋商报的《学府春秋》、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新明日报的《新园》、行动报的《文化天地》、民众报的《文化》、《知识报》、牛车水联络所青年团的《青苑》以及各中学的年刊、毕业刊，也刊登了不少学生文艺作品。

一九七五年，虽然有不少写作能力很强的作者毕业了，离开了学生文艺的行列，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作者出现，原有的学生文艺作者，也有好几位在写作上有着很好的成绩表现。中篇小说《最珍贵的礼物》的作者、南洋大学的杨秋卿，就是其中之一。

杨秋卿曾以岚烟、苑苑等笔名写了一些小说，也有一篇作品获得了一九七四年新加坡教育部主办的「儿童读物徵文比赛」优胜奖，是一位颇为努力的新人。

《最珍贵的礼物》描述既刁蛮又自私的小学生冰冰，一向瞧不起家境贫穷的同学，尤其是和她坐在一起，除了英文一科，其他科目有时考得比她还好的小甜。有一天，冰冰把父母亲以二十五块钱买来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本有彩色插图的故事书带到学校向同学们示威，

发现她讨厌的小甜一直带着羡慕的眼光瞪着它，为了要作弄小甜，故意借给她看；小甜不小心，碰到了用来写大楷的黑墨汁，把冰冰的故事书淋黑了，冰冰大哭大闹，要小甜赔她一本新的。小甜没办法，只好答应，於是小甜和哥哥小雄，晚上乘父亲睡着，偷偷爬起来做塑胶花，一连做了三个晚上，手都起了泡，才赚到二十五块钱买了一本新的故事书赔给冰冰，但身体一向衰弱的小甜，却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小雄为了这件事，虽然对冰冰非常不满，可是有一次当他看到一个阿飞要抢冰冰的钱和欺侮她，为了救冰冰，不但被阿飞打伤，还给警察带去学校见校长。校长认为小雄穿着校服在路上与人打架，有损校誉，要记小雄大过。冰冰良心发现，把真相告诉校长。校长听后，不但收回成命，还赞扬小雄见义勇为，要同学们向小雄学习。从此，冰冰的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家里不再动不动就向佣人发小姐脾气，在学校里也不再妒嫉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而且和小雄兄妹成了要好的朋友，常到他们家里为小甜补习功课，替小甜照顾妹妹，帮小雄他们卖红毛丹，还把自己储蓄的钱慷慨地拿出来帮助小雄他们，甚至请当医生的爸爸为小雄的父亲看病。冰冰的父母都是贫苦出身，很同情小雄他们，也很关心小雄父亲的病。小雄的父亲进医院的第二天，刚好是新加坡共和国第十届国庆日，也是冰冰爸爸的生日，一早，他们便到医院探望小雄的父亲。在医院里，冰冰告诉爸爸：她已将准备买一支金笔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的钱全都送给了小雄他们，所以只能以生日卡代替礼物。冰冰以为爸爸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没想到她爸爸却笑着说：她由一个刁蛮、自私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爱帮助别人的孩子，就是送给他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这是一篇很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小说，作者把刁蛮的冰冰和倔强的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冰冰拿故事书向同学们示威的场面，尤其写得生动。在儿童读物奇缺的今天，《最珍贵的礼物》的出现，是令人欣喜的。

另一位南洋大学的作者白蝶的短篇小说《有这样的女佣》和《她

没被〈杀〉》，也很引人注意。这两个短篇小说都以女大学生生活为题材，前者写一个女大学生隐瞒自己的身份，到一有钱人家里当女佣人，被主人从外国学成归来的儿子爱上，几经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后者描述女大学生小野，怕引起男友误会，拒绝了讲师的约会，却又担心讲师为了报复，不给她及格；后来经男友的鼓励，加倍努力，而那位讲师也不计「小人仇」，结果不但功课没有被「杀」，还考了个A。题材不俗，文笔也相当轻松，只是作品的思想性不强。

南洋大学的何惠禄、王慧娥和薛依云，八月出版了一本诗与散文合集《六弦》。周槃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新年代》上，发表了一篇《读〈六弦〉里的诗》，对这本书的诗歌部份，提出了一些意见。作者之一的薛依云不同意周槃的看法，也写了一篇《方格子的走法？》登在《新年代》上，为自己辩白。对这件事，文艺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支持周槃，有的同情薛依云。我却认为，只要是善意的批评，我们都应该接受，因为只有批评，才会有进步。不过，对新的写作者，我们的要求也不要太过苛刻，否则就会给人家误会是在摧残文艺幼苗了。

散文的作者，比较特出的，有华中初级学院的字铃、变质岩、东耳、月亮、慢坚、小语，圣公会中学的小骁，南洋女中的甯甯等。

南洋女中的甯甯，有一篇题为《八哥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从以下引录的片段，可以看出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

「……人们常有一种观念，八哥开始学飞，就应该把牠的翅膀剪短，让牠不能够飞，这样才能避免逃跑。所以自从『一七』开始学飞，婆婆就劝我们把牠的翅膀剪短，但在我们的拥护下『一七』得到了发展。自从牠会走后，二哥每天把牠抓出小屋子，让牠在客厅里练习走，『一七』经过一段时期训练后，就精多了。我们时常逗着牠玩，牠很淘气，当牠还不会飞时，很喜欢跟着我，我走一步，牠跟一步。我当时很怕『一七』跟着我走路，因为我走，牠追，追到了，就用喙啄我的脚跟，牠的喙好尖，啄人好痛！好坏的『一七』，常令我痛到骨子

里去。有一回，我索性躲进房间，我知道这样『一七』就啄不到我了。果然不错，『一七』进不来了！由於好奇心的驱使，我从房门底下的缝隙（约离地一寸）看出去，想探视『一七』的动静，谁料到『一七』也正偏着头从缝隙探索房里的动静……」

其他一年来经常有作品在副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南洋大学的曾几荣、萝蔓萝、竹昕、燕惠、慕莎、张漪、吴心眉、林风、凌浪、火波，国家初级学院的诗琳，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施来彼、竹风，华中初级学院的宇柵、星衍，德新中学的亦帆，南洋女中的何鬋灵、蓝琦、心薇、田月、繁尹，以及茆菱、花远等。

教育出版社总经理何家良不久之前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教育出版社将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出版一份大型的纯文艺刊物《新加坡文艺》。对爱好文艺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喜讯。我们希望《新加坡文艺》除了特约知名作者撰稿，也拨出一些版位，让新人有发挥写作才华的机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新加坡文艺》的创刊，意义就更重大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新加坡共和国

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

新加坡共和国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成立，到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已满十年。十年来，新加坡有哪一些文艺副刊，有几本文艺刊物，出版了多少文艺作品单行本，有哪一些新的作者，文艺界有些什么活动，关心新加坡华文文艺的人士，都很想知道。由於《新加坡文艺》创刊号，需要一篇报导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概况的文字，我便把收集的资料整理了一下，成为下面这一篇稿件。

有人说，文艺副刊与杂志，是新加坡文坛的主柱；所以，要了解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是不能忽略新加坡华文报的文艺副刊和新加坡出版的杂志的。

过去十年，在新加坡华文报先后出现的文艺副刊不算少，就我记忆所及，有南洋商报的《青年园地》、《文艺》、《戏剧春秋》、《文丛》、《青年文艺》、《新年代》、《学府春秋》，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文化》，民报的《新生代》、《骆驼》、《朝花》、《椰风》，新明日报的《新风》、《青园》，行动报的《青年笔阵》、《文化天地》，民众报的《文化》，阵线报的《旗》等。其中，有的停了刊，一些易了名，目前仍然存在的只有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学府春秋》，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文化》，新明日报的《新风》、《青园》，民众报的《文化》和行动报的《文化天地》。由於这些副刊的主持人，对文艺有不同的看法，也各拥有一批基本作者，所以在这些副刊上，出现了各种不同文艺派别的作品，真可谓「百花齐放」。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定期和不定期的纯文艺和综合性刊物，也如雨后的春笋，在市面上出现的有《新加坡》（月刊）、《新加坡青年》、《展望》、《新社文艺》、《新诗月报》、《建设》、《文艺生活》、《茶座》、《狮岛青年》、《青年文艺》、《奔流》、《天马杂志》、《人民生活》、《马艺报》、《南洲月刊》、《文风》、《猎户》、《新野》、《新青年》、《现代文艺》、《赤道诗刊》、《自由列车》、《笔端》、《大地》、《知识份子》、《蓝白领》、《旭阳》、《驼铃报》、《岛屿月刊》、《里程碑》、《蜗牛》、《年青人》、《文学月刊》、《前卫》、《南涛》、《星光》、《乡城文艺》、《南方文艺》等三四十种。这些刊物的寿命大多数很短促，有的出了创刊号，就不见了影子；有的资金不足，出没有几期就关门；有的则因其他问题停了刊。目前继续出版的，只有《新加坡》（月刊）、《展望》和《新加坡青年》。

大专和中学出版的刊物也不少，我知道的有南洋大学的《大学青年》、《云南园》、《北斗》、《新生》、《旱雷》；新加坡大学的《文艺季风》、《激风》、《劲草》；新加坡工艺学院的《新时代》；义安工艺学院的《文艺生活》、《焦点》；师资训练学院的《文絮》；国家初级学院的《晨曦》；圣公会中学的《文苑》；黄埔中学的《绿野》；公教中学的《学文》；德明政府华文中学的《艺林》；育英中学的《文海》；中正中学的《潮声》；立化中学的《文风》、《立化学苑》；华侨中学的《艺澜》；德新中学的《德新园地》；大智中学的《大智文艺》；德能中学的《晨光》；笃德中学的《文晖》等二三十种。除了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工艺学院出版的刊物，容纳了一些外稿，其他的都是刊登各校师生的作品；水准参差不齐，惟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刊物都重视作品的内容。

虽然出版文艺书籍也一样可以赚钱，但是和学校课本与会考参考书比较起来，利润就相差得多，正因为这样，出版商都争着出版学校课本与会考参考书，对出版文艺书籍却不很热心。

不过，也有例外。我国教育出版社，在杨子国出任总经理期间，就与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合作，出版了《中教文艺丛书》（叶昆灿主编），也为我们新加坡的儿童出版了一套《儿童读物佳作丛书》（黄应良主编），并且成立了《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负责审阅和推荐我国文艺作家的作品给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五年七月，杨子国转任南洋大学辅导主任，由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理事长何家良接任教育出版社总经理。何氏对文艺的提倡，也非常积极，上任之后，除了继续为我国文艺作家出版作品，还联合教育部、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教师总会，举办「建国十年征文暨作文比赛」，最近又宣布教育出版社将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创刊一份代表新加坡华文文艺水準的大型文艺季刊《新加坡文艺》。

此外，世界书局、万里文化企业公司、五月出版社、岛屿文化社、天桥文化社、狮岛青年文化社、新生代出版社、茶座出版社、新知文化企业、而今出版公司、洪炉文化企业公司、人民文艺出版社、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也出版了不少新加坡作家的作品。

其中，世界书局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和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最受瞩目。

《马华新文学大系》由方修主编，共十巨册：《理论批评一集》、《理论批评二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戏剧集》、《诗集》、《散文集》、《剧运特辑一集》、《剧运特辑二集》、《出版史料》。收集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的数百位作家的作品，都六百万言。

除了总序，各集都有一长篇导论，对有关作家与作品，作了详尽的评介。收集在《马华新文学大系》里的作品，过去都没有出版过单行本，是研究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人士珍贵的参考资料。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由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一共八册。

第一册《理论》，编者是苗秀，分为专论、马华文艺独特性及侨

民文艺论战、反黄运动、爱国主义文学运动、作品批评、诗歌问题、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七部份，收集了赵戎、江寒、马宁、岳潜、夏霖、春雷、邹芳、苗秀、白寒、苏夜、陈凡、碧雷、吴文、宋丹、陶临、克全、冰梅、柳人、罗斯军、秋枫、漂青、凌佐、李玄、沙平、海郎、郭沫若、光明、金丁、克刚、铁戈、丝丝、夏衍、如流、军虎、李奔、马芬、杜红、穆春迟、高洁、卓舒、马文、李奎、平心、孟毅、韦晕、庄凿过、李烽、槐华、钟祺、萧宾、周燦、针艾、史阳、林方、柳诗、陈雪风、戈凡、史英、洪宁、沈思、云岗、马路、艾丝、谢炜先、王晓军、米然六十六位作者的一百一十三篇作品。

第二册《散文》(一)，编者是赵戎，收集了苗秀、韦晕、梅秀、金丁、沙平、吴柳斯、惠斌、赵戎、白塔、丘天、杨嘉、米军、史汀、林西、漂青、白寒、萧村、吴进、威北华、杏影、连士升、方北方、骆起东、李汝琳、郭升新、白雪、斌子、冰梅、陈凡、钟祺、梁园、周燦、朱昌云、李廷辉三十四位作者的一〇四篇作品。

第三册《散文》(二)，编者是赵戎，收集了王葛、君绍、苗芒、原上草、林潮、慧适、忱草、高秀、莫河、陈世能、林绿、鲁莽、沙燕、端木虹、林琼、梦虹、杰伦、赤阳、萧艾、赖金福、林成兴、梦平、沉吟、山芭仔、梁志庆、蓝影、沈安琳、吕晨沙、年红、洪浪、燕野、陈慧桦、梁瑞明、萧萌、徐秀、陈雅、陈朗、马汉、韩拍岸三十九位作者的一一七篇作品。

第四册《小说》(一)，编者是孟毅，收集了韦晕、苗秀、赵戎、絮絮、洛萍、谢克、于沫我、征雁、华庸洲、李学文、淡如、杰伦、梁夏阳、陈文察、韦西十五位作者的三十七篇作品。

第五册《小说》(二)，编者是苗秀，收集了林参天、丘天、韩萌、殷枝阳、米军、萧村、夏霖、杨嘉、史汀、叶浓、白寒、黎田、方北方、岩尘、貂问湄、李汝琳、方天、原上草、陈全、斌子、高静朗、李过、王义、贺立、莽原、吕朗、梦平、山芭仔、孟毅、黄戈二、端木虹、牧羚奴、雨川三十三位作者的五十三篇作品。

第六册《诗集》，编者是周槃，收集了铁戈、丁家瑞、米军、温梓川、杜红、李汝琳、钟祺、常夫、马阳、陈白影、严冬、罗凌、老龙、黄应良、鲁彬、范北羚、沙飞、沉槽、絮絮、陈龙玉、静星、原甸、曹莽、鲁铎、忱草、年红、冰谷、吴岸、槐桦、萧艾、旭野、马田、何乃健、柳北岸、陈世能、慧适、李贩鱼、严思、王葛、林琼、孟沙、北蓝羚、山河、陌上桑、泡蒂、威北华、田沁、坚石、蓝波、白梅、李洁、韩玉珍、洪阳、宇文豹、康乃馨、周槃等五十多位作者的作品。

第七册《戏剧》，编者是赵戎，收集了杜边、岳野、杨嘉、叶苔痕、征雁、田流、关新艺、宋人、罗大章、金小毛、高秀、陈连成、柯孺、周伦发、王里、林晨十六位作者的二十三个独幕剧。

第八册《史料》，编者是赵戎。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主编李廷辉在《总序》上说：

「凡有『选择』都必定有偏见，所以当我们一开始编纂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时间是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为止；（二）凡是不以新、马为写作背景的作品，一概不收；（三）凡是达到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必须辑录；（四）不讲究思想派别。」

这个选稿原则无可非议，可是，当我把整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完之后，却发现很多发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以新、马为写作背景，达到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并没有被编选进《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里；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版了小说集《蓝蝴蝶》、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版了散文集《黑白集》的曾希邦，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了小说集《黑色的牢门》、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了小说集《出路》的云里风，一九五七年五月出版了小说集《老街场的寡妇》的光华，一九五七年八月出版了中篇小说《挣扎》、一九六二年一月出版了小说集《阴影》的黄山（黛丁），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了小说集《生命的航程》的梅拉，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了小说散文集《欢呼的日子》、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了散文集《征旅集》、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了小说集《伙伴》的麦青，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了小说集《怀疑》、一

九六〇年三月出版了小说集《夜来风雨声》、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了中篇小说《生活的鞭子》的谢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出版了短篇小说《呵，我是青年了！》、一九六一年四月出版了短篇小说《绿色的藤叶》的宋雅，一九六〇年九月出版了小说集《芭野上的春天》的丁冰，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了小说集《头家的健忘》的史立恒，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版了杂文集《黄花集》、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了散文集《踏青散草》、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了杂文集《黑夜无题草》的李冰人，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了小说集《鲁素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了小说集《女记者》的巍萌，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版了小说集《牛车水之窗》、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了中篇小说《舐犊》的黄叔麟，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版了散文集《停晷集》的叶冠复，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了散文集《椰林短曲》的以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了中篇小说《残梦》的丁之屏，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了小说集《春暖》的姜凌，一九六一年九月出版了评论集《文艺界五年》、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了《文艺杂话》的方修（观止），五十年代在新报的副刊《新园》及《行动周刊》以老锡、洛夫、黑丑等笔名发表了很多短篇小说的吴锡，在南方晚报的《绿洲》和星洲日报的《晨星》写了不少散文的饶柏华（汀上黑），在新报的副刊「新园」以胡图的笔名发表了相当多新诗的黄科梅，还有姚紫（黄槐、贺斧）、慕君、文丁、骆宾路、叶儿家（钟文苓）、林源河、汀上白等人的作品，都没有被选进《大系》，而有些作者的作品却选了很多，例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一）、《散文》（二）、《史料》、《戏剧》的编者赵戎，在《小说》（一）、《散文》（二）、《史料》、《理论》四册中，就都有他的作品，其中理论十一篇，占一〇三页，小说四篇，占四十七页，散文两篇，占四页，史料一篇，占十四页，连同《散文》（一）、《散文》（二）、《戏剧》的导论及《史料》的序例，总共占了二百二十多页，约二十多万字。另外一位编者苗秀的作品，也占了一百七十多页，而马来西亚作家韦晕的散文和小说，却占了一百五十页，三个人的作品合起来，所占的篇幅，

等於《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二册《散文》(一)和第三册《散文》(二)的一本半。

不错，赵戎、苗秀和韦晕，过去都写了很多作品，他们的作品是应该选入《大系》的。但是，我和文艺界的朋友有同样的感觉：这三位作者的作品是选多了一些，尤其是苗秀的长篇小说《火浪》、赵戎的长篇小说《马六甲海峡》、韦晕的长篇小说《浅滩》的节录，更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三部长篇小说，目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的书局都有存书，如果读者想看，是不难买到的。要是能够把这三部长篇小说的节录所占的六七十页的篇幅让出来，容纳一些应该选入《大系》却没有被选的作品，这套《大系》不是显得更完整，而编纂《大系》的工作也更有意义吗？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以多（赵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六日写的《战后马华小说底收获》，和邱子浩一九六九年写的《漫谈南马文艺界》，竟在《大系》第八册《史料》的「历史性文录」里出现。难道编者忘记这是不符合《大系》的编委会所定下的只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作品」的选稿原则？

而在《史料》的「副刊录目」中，我们只看到南侨日报的《文艺》、南方晚报的《绿洲》、南洋商报的《世纪路》、星报的《星艺》、光华日报的《银星》与《海天》，却找不到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对新马华文文艺界有极大影响的已故作家杏影编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风》的名字。如果说《文风》出版的期数太多，没有足够的版位可以容纳，大家没有话讲，要是认为《文风》没有代表性而不录，就有人要说编者有偏见，对《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所辑录的资料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了。

尽管《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但在没有更完整的战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出现之前，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的。

十年来，新加坡作家的文艺作品单行本，也出版了不少。

诗集七十六本：《在生活的道路上》（李贩鱼）、《抒情诗集》

(杜红)、《风雷集》(严思)、《斜晖脉脉水悠悠》(柯戈)、《惜昨集》(李汝琳)、《旅心》(柳北岸)、《梦土》(柳北岸)、《雪泥》(《旅心》与《梦土》合订本,柳北岸)、《海上放歌》(初声)、《新星集》(秦林)、《无名河 哼哀歌》(山河)、《昙花》(蔡欣)、《待日》(苗芒)、《並蒂莲》(林琼)、《巨人》(牧羚奴)、《千年之莲》(周槃)、《英雄赞》(钟祺)、《天朗》(贺兰宁)、《手术台上》(英培安)、《钟瑜诗集》、《参差集》(淳于汾)、《塑像》(蓁蓁)、《火中的诗》(寒川、蓝平昌)、《曙光》(黄汉雄)、《向日葵》(莎克)、《山》(蓝平昌)、《火的得意》(泡蒂)、《小阳春》(秦林)、《星之岛》(苗芒)、《马路之歌》(杜诚)、《第一声》(孟仲季)、《呼吁》(丘絮絮遗著)、《青铜代之歌》(詹芜)、《夜的断面》(南子)、《贝壳》(蔡欣)、《喷泉》(秦林)、《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牧羚奴等)、《候星》(蔡牧苍)、《鲜花·诗人》(罗波浩)、《红睡莲》(寒川)、《花串》(林也、张梦野)、《街头小唱》(鲁生)、《马华新文学选集——诗歌》(方修编)、《恋曲》(初声)、《心潭的反响》(李建)、《长春花》(金琰)、《晨城》(流川)、《幸福在那儿》(红桦)、《夕阳红》(安铭)、《路》(林康)、《多风的早晨》(周槃)、《牧羚奴诗二集》(牧羚奴)、《哭泣的神》(谢清)、《生活之歌》(丘克难)、《隔着长堤》(马德)、《树和他的感觉》(文恺)、《绿苔》(石君)、《横鞭集》(谢冰凝)、《风筝季》(辛白)、《含笑的花》(蔡迅)、《赤道鼓声》(崇汉)、《生活诗钞》(高阳、庸夫)、《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李擒白)、《苦难的航程》(马德)、《会飞的玻璃球》(周槃)、《无根的弦》(英培安)、《南飞的箭》(马田)、《美丽的国土》(杜诚)、《母亲,我的亲人》(红白)、《蓝色的火》(黄撒母耳)、《登高吟》(常追风)、《生命的艰途》(高澈)、《8人诗集》(潘正镛等)、《写给孩子们的诗》(周志翔)、《岛屿五人诗集》(

弦川等)、《锄头,动劳人民》(思远)等。

散文集和杂文集七十三本:《爱的心语》(李建)、《溪》(陈世能)、《铁栏里的春天》(周槃)、《玫瑰与火》(苗芒)、《南行集》(连士升)、《三馀集》(陈世能)、《永恒的记忆》(林琼)、《扬尘集》(丁彦)、《文艺雕虫集》(陈凡)、《你后悔此生,是不》(易梵)、《人生百态》(一至四集,岳文)、《旅英行脚》(罗思)、《闲情小品》(巫汉明)、《新加坡河畔》(林子夜)、《青鸟集》(郑子瑜)、《昨夜的雨》(郑昭荣)、《弗特杂文集》、《海语》(巫汉明)、《事在人为》(南海客)、《岛上杂谈》(陈之)、《家里没人》(易梵)、《海的歌唱》(符气南)、《读书与写作》(章翰)、《门外杂文》(鲁生)、《生活的脚印》(蓝玉)、《青灯黄卷》(黄叔麟)、《幸福的围墙》(林源河)、《英雄的花儿》(彼岸)、《隔靴的搔痒》(曾炽豪)、《踪迹》(周槃)、《生活的悲歌》(晓奔)、《不屈的英灵》(崇汉)、《落霞集》(连士升)、《苍蝇集》(李向)、《风下杂笔》(林臻)、《挥手集》(易非)、《园边集》(林锦)、《幸福的期待》(符气南)、《踢含羞草的日子》(石君)、《展痕》(巫汉明)、《生活的图照》(巫汉明)、《港内杂话》(陈之)、《俯拾篇》(松台、岳典)、《风暴》(李汉添等)、《长夜集》(方修)、《听雷集》(谷亮)、《打靶集》(心群)、《填鸭》(完颜藉)、《点线随笔》(歹羊)、《五色的喷泉》(周槃)、《星马散文佳作选集》(南大学术人员协会编)、《蛰居集》(巫汉明)、《沉沦集》(方修)、《女工手札》(罗樱)、《蠹虫集》(石皮)、《卖艺人》(箏心)、《文学与生活》(苗秀)、《难忘的日子》(蓝玉)、《梦外集》(陈世能)、《安先生的世界》(英培安)、《轻尘集》(方修)、《我要阳光》(尤琴)、《开弓集》(贺天)、《短刀集》(吴蒙)、《不照镜子的人》(林一飞)、《磨刀的艺术》(夏文新)、《线外杂笔》(吴蒙)、《走在风砂的路上》(曹毅)、《中国行》(芝青)、《

日本行》(芝青)。

小说五十二本:《窝浪拉里》(姚紫)、《十月的故事》(顾杉)、《静静的山村》(罗林)、《青春的生命》(伏浪)、《悲其遇》(张金燕)、《第三个希望》(泡蒂)、《青春的脚步》(郭四海)、《真正的爱情》(李过)、《割爱》(韦西)、《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一)》(方修编)、《马华新文学选集——小说(二)》(方修编)、《永别了,忧郁》(宋雅)、《忧悒的眼睛》(丁之屏)、《无花果》(詹芜)、《青山泪》(冰迅)、《再见惠兰的时候》(孟毅)、《第一个》(罗林)、《古城春晓》(黄叔麟)、《死亡与控诉》(梁影)、《牧豎奴小说集》、《沧海桑田》(田流)、《挣扎》(鲁之羊)、《人畜之间》(苗秀)、《母亲》(朱扬)、《灿烂的微笑》(丁翼)、《我要活下去》(孟毅)、《搁浅》(泡蒂)、《雅会》(于沫我)、《弗特小说集》、《底层一角》(吴宜)、《生活的风波》(鲁汉)、《阿Q外传》(丁翼)、《盼望》(夏桦)、《怒火渔乡》(崇汉)、《木屋区的故事》(陈彦)、《前车》(于沫我)、《喜事》(于沫我)、《放声歌唱》(凤妹)、《家福》(驼铃)、《小岛醒了》(尤琴)、《爱,在远方》(丁翼)、《查米》(杨朴之等)、《火把》(范北岭)、《星马小说佳作选集》(南大学术人员协会编)、《醉了,芒草》(谢清)、《白天的月亮》(子木)、《照顾》(杨田源等)、《你是纯洁的》(姜凌)、《网》(王梅鹵)、《风雨之歌》(思远)、《在宿舍里》(冬琴)、《金光道上》(崇汉)。

评论廿二本:《论马华作家与作品》(赵戎)、《文艺杂论二集》(观止)、《马华文学史话》(苗秀)、《戏剧美术论稿》(陈群)、《蓁蓁论文集》、《新诗杂话》(林琼)、《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方修)、《木石集》(长河)、《批判〈苍蝇集〉》(李向编)、《艺术创作与批评》(理武)、《读诗写诗谈诗》(周槃)、《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表演艺术学院剧团研究部)、《文艺学习与文艺

评论》(章翰)、《流川论评集》、《轻评浅介剧与画》(文烽)、《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方修)、《演出与创作的若干问题》(冬琴)、《文艺创作的道路》(孔武)、《马华新文学简史》(方修)、《马华剧运的话题》(慧音)、《赵戎文艺论文集》、《赵戎文艺批评集》。

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二十一本：《工地血泪》(孙大)、《生活的旋律》(史可阳)、《马华新文学选集——戏剧》(方修编)、《悬崖》(王里)、《归来》(王里)、《巷口》(王里)、《喂，醒醒！》(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戏剧部集体创作，郭宝崑执笔)、《黎明之前》(钟祺)、《关新艺独幕剧集》、《过去的年代》(王里)、《三万元奖金》(田流)、《灯火万家》(江宏)、《第二次奔》(艺术剧场集体创作)、《差一点落伍的人》(王里)、《关新艺电视剧集》、《三个生活故事》(南方艺术团集体创作)、《两姐妹》(齐思)、《我们是一家人》(马生、马山)、《狮子城》(田灵)、《生活在战斗中的人们》(曾四)、《送票》(南方艺术团)。

其他作品四十四本：《寓言集》(黄峰)、《花草集》(史英)、《迎春小唱》(以今)、《万年青》(心秀)、《蕩特创作集》、《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孟毅编)、《新马文艺创作索引》(南大毕业生协会暨华文中学教师会)、《新生代》(文艺副刊合订本，共四册，谢克编)、《骆驼》(文艺副刊合订本，共两册，程茂德编)、《椰树的故事》(学民)、《响雷》(彼岸)、《下乡》(高刻等)、《树胶花开的时候》(迎风等)、《第一闪星光》(朱明等)、《山岗的脚步》(谢冰凝等)、《知识道上》(林抗等)、《同窗集》(游冬等)、《菴苑集》(雅芝等)、《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专辑》(青年协会出版)、《风》(杨达)、《成长》(新大中文学会主办一九七三年文艺创作比赛特辑)、《头家和估俚》(吴宏声)、《我是一个小童军》(陈森汉)、《人的故事》(庄平仲)、《新加坡风光》(洪生)、《美丽的心》(何若锦等)、《真正的友谊》(陈彦等)、《砂砾集》(风沙雁)、《阳光普照》(姚鱼)、《新加坡我的母亲》

(张家华编)、《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特辑》(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幸福的时光》(黄汉雄)、《文化的齿轮》(黄汉雄)《血颂》(李蕴朗)、《创作与文摘》(1-6)。

这些作品，有的反映战前的生活，有的是作者在新加坡建国以前写的，也有一些是以外国的生活为题材的，反映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的新事物的作品虽然也有，但为数不多，有国家意识的作品就更少了。因此，柳北岸的诗《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的出现，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
我们有一片珊瑚色土地，
时时可以望见辽阔海洋，
海洋是我们生存的长堤。

我们有千万形象，颜色，声音，
激泻着澎湃宏丽的巨力，
像一颗颗的金星伴着眉月，
排去了云翳在东方突起。

我们要造个坚固的堡垒，
由四百万只手合力堆砌，
周遭有春风年青了花树，
用踏实的智慧团结独立。

每一寸空间都填上了热爱，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竖起了大旗，
似一股洪流急急奔来，
为建设新国而抗争到底！」

在这首诗里，诗人对这片有着二百万能干兄弟的新生国土流露出

深切的热爱，这种爱国思想，是我们的文艺写作者应该学习的。

以旅游诗蜚声文坛的柳北岸，虽然年近古稀，创作力依然很旺盛，他出版了三本旅游诗《十二城之旅》、《旅心》、《梦土》，也完成了一首长达三千多行的叙事诗《想跳楼的人》，这首长诗描述一个教师不幸的遭遇，语言精练，情节动人，作品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诗人柳北岸改变风格后之力作。

范北羚发表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新年代》的短篇小说《扎实的根》、《转移》、《虚惊》，和柳北岸的《我们有二百万能干兄弟》一样，也是主题正确、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的作品。《扎实的根》呼吁我国服役青年选择军人作为终身职业，《转移》和《虚惊》，则鼓励我国的妇女和青年，响应政府首长的号召，积极参加社会福利工作。

中篇小说《残梦》和小说集《忧鬱的眼睛》的作者丁之屏，也写得很勤。建国以来，丁之屏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新年代》和《小说天地》，发表了不少小说。中篇小说《微澜》，以五十年代的教育界为背景，暴露了当时教育界的黑暗和教育界败类的丑态。短篇小说《鳄鱼潭边的恶梦》，写一个小职员为了要发财，进入了股票市场，结果弄到身败名裂。另一个短篇《养儿防老》，写一个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的老公务员，退休之后把一生积蓄全部交给了儿子，想不到儿子钱一拿过手，便翻了脸，把他当工人使唤。他怕人家说儿子的闲话，不愿投靠出嫁的女儿，只好忍气吞声，度过悲惨的晚年。丁之屏的小说，多数反映小市民的生活，主题明确，是一位有成就的小说家。

长篇小说《浮动地狱》的作者李过，十年来除了出版短篇小说集《真正的爱情》，也在星洲日报的《星洲周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又以贾旦的笔名，发表了反映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矿山风云》。《矿山风云》是作者计划中的四部或五部长篇小说《扎根》的第一部，虽然没有全部刊完，但从已发表部份，可看出作者写作态度的认真。

梅拉十年来发表的小说，至少有五十篇，可是都没有出版单行本，

在这几十篇小说中，《忧鬱的旅程》、《小伙计的一天》、《停车亭的姑娘》、《淘气》、《丽人行》、《小贝壳的梦》，写作技巧比作者过去的作品，尤进了一步，内容也更充实。

我国的剧作家中，产量最丰的是王里，十年来，王里出版了五部多幕和独幕剧，其中《悬崖》、《归来》、《过去的年代》、《把国旗挂起来》，有的搬上舞台，有的拍成电视，很引人注目。

其他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之前为大家所熟悉的作者，如方修、周槃、孟毅、林源河、黄应良、陈凡、姚紫、艾骊、李汝琳、姜凌、苗芒、宋雅、杜红、谢明、陈龙玉、饶柏华（汀上黑）、吴锡、苗秀、赵戎、易梵、田流、麦青、歹羊、弗特、林臻、莫河、关新艺、林琼、芝青、王梅窗、杜诚、黄叔麟、李向、罗林等，十年来也都有作品发表和单行本出版。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最大的收获是新的写作人的大批涌现。这批文艺新兵，为我们暮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我们的文艺园地，开满了灿烂的文艺花朵。

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尤今在南大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投稿，有很好的旧文学根柢，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很有深度。尤今有一篇小说《飘》，获得了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主办的「全国五大专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二等奖。

和尤今一样，宁舟的名字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宁舟发表过中篇小说《少女嘉银的苦闷》，写一个刚离校的少女，满腔热情，想对社会作出一些贡献，可是没有让她发挥才能的机会，最后，为了成全别人，自我牺牲了。宁舟也写了《柳拉和我》、《逃避与追求》、《孩子谁看？》等几十个短篇小说，是一位颇有希望的小说作者。

以短篇小说《在白云间》获得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一九七二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第一名，又以另一篇小说《永恒的曲调》，获得岛屿文化社主办的一九七四年「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大比赛」第

一名的白金，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作者。白金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新年代》和《小说天地》发表了很多短篇小说，《路》是白金的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一篇，内容描述一个出身贫苦家庭的年青专科医生，为了要照顾那些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的贫苦病人，舍弃了名利，走上了一条他认为应该走的光辉的道路。其他如《流泪的圣诞老人》、《绿色的假期》、《赘》等，也都写得不错。

另一位有多方面写作才华的新人是捷丝（莫仪慧）。捷丝写小说，也写影评。捷丝的小说多以女大学生生活为题材，短篇小说《画像》描述七个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人生观的女大学生的不同遭遇。《这雾过浓》写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业馀模特儿，与一个有妇之夫相恋，终于演成悲剧。捷丝的文字很活泼，小说的表现手法也很新，如果继续努力，是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的。

吴赐苏在小说创作上也有很好的成绩表现，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一九七二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和岛屿文化社主办的一九七四年「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大比赛」，吴赐苏都有作品获奖。在我看过的吴赐苏的作品中，《这梦会醒》是一篇颇有教育意义的小说。《这梦会醒》写一对出生富裕家庭的姐妹，由於经常阅读一位专门在作品里散布黄色毒素的女作家的「文艺小说」，受了不良的影响，思想变得灰兮兮，整天生活在幻想中，不敢面对现实，后来，经过现实的考验，这一对姐妹才从自己所编织的「美梦」中醒过来，发誓再也不浪费宝贵的时间去阅读那些误导读者的所谓「文艺小说」了。同样写得不错的作品还有《新旧》、《鸭子》等。

获得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一九七二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中学小说组第一名的吟露，也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小说作者。潘正镭、曾几荣、薛依云、吴启基、吴心眉、若火、湘灵、陈来水、杨秋卿、苦瓜、信忠、张漪、张挥、竹昕、白蝶、潜龙、莫邪、张曦娜、赖淑敏、萝蔓萝、长缨、黄华、何惠祿、王慧娥等，也都发表了不少有一定水准的作品。其他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新人，如蔡欣、詹芜、赵

恺、吴蒙、尤琴、谢冰凝、林锦、辛白、夏文新、寒川等，都有单行本出版，他们的作品，已有人谈过，限于篇幅，只好以后再作介绍了。

十年来，新加坡华文文艺界的活动，也是多姿多彩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暨华文中学教师会为庆祝新加坡开埠一百五十周年，在中华总商会举行「新马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展出了一千多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艺书籍、刊物及珍贵的文艺史料，並出版了一册《新马文艺创作索引》，南洋商报、民报、华文中学教师会的机关报《南洋教育》、吉隆坡的中国报，也出版了特刊；此外，主办当局还主催了一次「作家座谈会」。由於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华文文艺创作史料展览会，所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本地和外地的文艺爱好者，尤其难得的是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在展出期间特地拨冗前往参观。过后，教育部成立了一个「新马作品遴选委员会」，且於一九七〇年三月举行了一个「文化与社会」研讨会，邀请一些文艺作家在研讨会上作有关文艺的专题演讲，同时出版了一本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一本新加坡英文文学作品选集，和一本新加坡马来文文学作品选集，介绍给出席研讨会的各源流大学先修班学生阅读。这个「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对新加坡华文文艺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中学在研讨会过后，纷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甚至有些中学还出版了文艺刊物，培养了不少学生文艺写作者；我提到的新人中，就有很多是在那一个时期开始写作的。

和「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一样，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全新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新加坡青年协会主办的一九七二年「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岛屿文化社主办的一九七四年「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大比赛」、教育出版社与南洋大学学术人员协会的联合征文、一九七四年教育部主办的「儿童读物征文比赛」、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主办的「全国五大专短篇小说创作比赛」、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南大全校小

说创作比赛」,新加坡驻比利时大使何日华之夫人李廉凤为纪念其先慈罗步歌女士委托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举办的「罗步歌文艺创作奖」、曾任南洋大学地理系校外考试委员洪绂教授为纪念其先严洪曦先生委托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举办的「洪曦纪念华文写作奖」、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主办的「马华文艺讲座」、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主催的一系列文艺座谈会等,对新加坡华文文艺的推动工作,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十年的时间不算长,我们新加坡共和国出版的文艺刊物和文艺书籍,单单华文源流,就已经有三四百种,这样的成绩,是应该令人满意的。不过,从质方面来看,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一些作家的作品水准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也不必气馁,只要我们的作家不自高自大,多看看别人的作品,虚心学习,还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后浪推前浪,我们希望能在新加坡共和国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文艺幼苗的成长和伟大的作品问世。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后 记

从一九七〇年十月编《学府春秋》开始，看学生的文艺稿件，便成了我份内的工作。在选稿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颇有写作才华的作者，尤其可喜的是，这批新人的作品，充满着蓬勃的朝气，给我们暮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作为一名文艺园丁，我认为把这批有写作前途的新人的作品介绍给读者，是应该做的事，於是，我写了《一九七一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一九七二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一九七三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一九七四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和《一九七五年的新加坡学生文艺》，对这批新人的作品，提出了一点意见。

有一天，几位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朋友偶然聚在一起，谈到目前学生的阅读风气和如何培养新的写作人的问题时，教育出版社总经理暨华文中学教师会理事长何家良先生提到这几篇报导文字，认为对喜爱写作的同学，有一些参考价值，便鼓励我整理一下，交给教育出版社出版。

收集在这里的七篇稿件，除了《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发表於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文艺》创刊号，其他六篇都刊登在南洋商报的新年刊。这一次付梓前，对有关资料虽曾作了一些补充，但缺漏之处还是难免，希望读者提供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增订。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的文艺，除了华文文艺，当然还有马来文艺、英文文艺、淡米尔文文艺等；由於本书介绍的是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所以书名就订为《新加坡华文文

艺》。

华文中学教师会、教育出版社、文艺界的朋友，商报的同事，对本书的出版，给予鼓励和协助，名智兄拨冗为本书设计封面，一併在此致谢。

(一九七六年国庆前夕)





本书内容精彩，情节曲折，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对
于广大读者，给予此书的评价是，它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值得一
读的佳作。

（一九七九年出版）







统一书号：0069



作者简介

谢克，原名余克泉，现任南洋商报副刊编辑，主编《新年代》、《星期文艺》、《学府春秋》等副刊；也是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委员、《新加坡文艺》编委。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为了下一代》、《困城》、《新加坡小景》、《学成归来》，並编有文艺副刊《新生代》合订本四册。



新加坡华文文艺

谢克著

蔡名智设计封面

教育出版社出版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Block 19)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新马出版印刷公司承印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版 定价：\$1.20